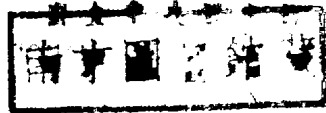


創刊號

三十四年十一月發刊

代發刊詞	本社同人
卷頭語	木 迦
原子的世紀 (美國《Time》週刊社原作)	叔 達
五年計劃隨處都適用嗎 (法國法東月刊社原作)	成之 甯
論普式庚的愛國主義	繆 中 五
湘學概略	章 士 劍
談巴語和湘語	黃 芝 國
龍歷歌	宋 子 展
湖南經濟復興幾個主幹問題	李 維 城
今後湖南工礦建設途徑	李 爾 康
眼晴 (英國皮治克羅夫特原作)	呂 天 石
安慶近狀一斑	如 許
在德國一瞥以後 (美國司太因原作)	許 志 華
半年、為	西 數



代發刊詞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
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
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右節錄禮記中庸第六章。本社同人。



卷 頭 語

木 迦

南強月刊出版于抗戰已勝之時，將以所信與國人共勉，以求建國之期成。不才敢舉當前國家人民所亟當共守共趨者二義，以告國人。

一曰科學 今日戰爭，能依科學成就之高下，為勝負之所繫，觀于原子能之應用而盡人知之矣！然戰爭之依恃科學，尤恃平時建國科學之努力，則觀于美國之大量生產而更信。彼于實驗室中縱有神奇之發明，苟不配合于其國家經濟之結構與生產技術，亦徒為紙上談兵之舉；此則非一方面一時間之努力所可一蹴而獲者。故在今日而言提倡科學雖有老生常識之譏，設一深究，即可知下列二點應為國人所深加注意。

(第一) 思想科學化——中國國民革命，實再始於新文化之革命，新文化革命之標幟，本為反對封建，反對禁，反籠統之思想，而一切均以理知為前提。及至「人生觀與科學論戰」後，國人于科學思想，遂忽其檢討之精神，重變為模糊之摸索。則至十六年以後，復古思想遂漸瀰漫；其藉民族精神與本位文化以掩護其復古傾向者，尤所難多見。「生于其心，害于其政」，此為今日謀以文化建國之士所不可不注意者也。夫科學思想之分析而忌籠統，重求真而忌遷就，重澈底而忌因循，而籠統遷就因循，適皆為今日中國社會習慣心理之大病。故見之于政治，則為無賞罰，無制度，見之于社會，則為無是非，無操守；思想籠統者，乃更以為今日人心不古所使然，而不知此實以古代思想維方法應用于現代社會所必有之結果也。今當建國之始，宜全國奮起，首為心理革命，惟知始能不自目而行，惟知之澈底始能行之有效，此種理知工夫亦即思想科學化也！

(第二) 制度科學化——思想言之于內，制度形之于外，以外錄內，乃可齊一。否則學校教之百日不足，社會毀之一旦有餘，吾國偏導科學無成，良以此故！今言制度，不外三者，從教育言：當前科學研究與訓練，實不勝建國之使命，如何為精深之研究與配合環境之訓練，宜為教育家共同之目標。從政治言：制度守法乃為納民於軌物之惟一途徑，而其端先擇之于政府；無此，則科學之發動力，任何科學之努力，皆將自滅于無形，故政治家之負責尤重于一切者。從經濟言：組織與技術為生產發展之前提，苟社會習于個人放任之舊觀，政府習于因循或斷之腐化，則所有科學之努力均不能達到效果。故吾人求思想科學化之實施，實不能無視於制度之建立也。

二曰民生。前述科學化之實施，決不可賴之少數人之思想，亦不可諉其責于政府。蓋政府既為人民所組織，政府少數人之不肖，亦即由社會所養成，所縱成，故社會之一致覺醒，促進思想與制度之科學化，實即為民主之努力。今日世界潮流實不外此。中國民主運動逾三十年，至今竟無基礎，民主口號徒為少數人所標榜，而于大眾儼若不生任何關係者，苟一深究，則可知科學的民主實未為國人所組織也。試一檢討過去民主思潮之發展，則又瞭然於其中所含過程與背景有若干複雜；有十八世紀之對抗君權之單純民主運動，有階級思想之社會民主運動，有分割民意之政黨運動，亦有行政科學上之權能分立運動；而其間獨有經濟自治與合作運動，尚未為人所深悉，所普遍推行。故前者之運動雖轉已發生影響而未能配合中國社會與之發生關鍵作用也。茲願條析其各個共有之原則，以為今後促進民主運動之貢獻。

(第一) 表現民意必須有科學方法——民主為國民公意之表現，而所以表現之者自必有法；否則公意不為當權者所壟斷，即為反對者所倒持。於是則僅托民意之組織與操縱民意之集合，皆可資為政

爭之手段。夫表現公意之法果如何耶？則當前世界趨勢已有二事：一為出版自由，二為民意測驗；而政黨之窺見則已漸不與焉。蓋出版有時而有個人之私見，而測驗則由多數學術機關所主持實可適合科學之表現工具。吾人今日苟欲離開黨派觀念而以真正人民公意為基礎，則誠捨此不可。

(第二) 須有人民自發參加之組織——夫如何誘發人民表現其公意，則必須有人民自發參加之組織，此項組織與人民必發生直接生活上之關係，吾國議事雖素無服從多數取決之習慣，然鄉村集議亦知講理；至有關本身生活利害之事，則少加誘導即皆知所從違。故今日言自治，非從經濟自治着手不可。蓋經濟民主實為民主之極則，此項自治尤以合作運動為培植有效之方法，吾人深信吾國實施民主如不從此基點下手，則結果必成爲具文，不僅徒滋政爭之工具，甚且轉爲反動之口實，今日有識者其可於此不深長思乎？

(第三) 牽制與容忍不可忽略——夫民主既在公意之表現，故有權者即不可不採取自我監督之方式；以容忍反對者之反對；而反對者亦得藉此牽制方式，以自容忍其反對之情緒，而一表現之于制度之改進中，夫然後乃收相反而適相成之效，而不至有權誦相激之風。此無他，謀國者要當以大公之胸襟與求真之態度，為百年樹規模而已。

條此二義既竟，猶有不能已言者，則為完成科學與民主之前提，仍有待于社會秩序之穩定。是則今日艱苦付來之統一局勢，決不可以任何藉口予以破壞。蓋據歷史進展之程序，則可知科學與民主非發生于封建時代之中，必待統一局面完成之時乃有其滋生之環境；而科學與民主之培養，抑又為統一運動之條件，此則文化界與政治界共同所應努力者！爰於南粵月刊誌其要旨以待有識者共商榷之！

原子的世紀

美國 Time 週刊社

原文見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美國 Time 週刊——叔達譯

美國與世界

一、可怕的责任

「美國的總統說過：

「我體味到原子彈的悲慘意義了。」

「美國政府並非輕率地承受了原子彈的產生和使用。可是我們曉得我們的敵人也正研究牠。

我們曉得他們很快就將發現牠。並且我們還曉得倘若他們的成功在我們之前，那末將來，落到我們國家頭上的，落到所有和平國家頭上的，臨到整個文明頭上的，不曉得是些甚麼災害。

「所以我們不得不承擔這樣一個長時間費物力而沒有把握的創製工作的原故了。」

「倘若把原子彈交結一個漫無法紀的世界，那是過於危險的，所以英國，加拿大和各聯邦，

原子的世紀

這些曉得製造原子彈的國家，非到得着控制這種炸彈的方法，使我們和世界的其他部分得免於整個毀滅的時候，決不肯公開發表這個秘密。

「關於這件新力量的信託機構，我們自己必須組織起來，庶能免於濫用，而能導之加入為人類服務之河流。」

「這是一種落在我們身上可怕的责任。」

「謝謝上帝使牠降於我們而不降於我們的敵人；我們謹向他禱告，請領導我們遵照他的意旨依他的意圖來使用。」

二、一個奇怪的境地

這是一個新的境地，充滿了希望和意外的危險的騷亂。在廣島的人身後雖然閉上的門已經鎖好了。生命是永遠無法召回的。除了在原子世紀

五

中向前摸索，我們已無可選擇。

痛苦與犧牲伴隨着進步。最後的大混亂帶了蓋氣與電，而與牠們俱來的是一個混亂和狂熱戰爭的世紀。人類薄弱的記憶還保存了關於一個進步的故事：宙斯的飛狗從柏洛米休士的肘上擠下了火的代價。

這新的前進一步，世界是否已經準備好了？從來沒有。實際上還正在摸索電與蒸氣世紀的答案。這些可愛的科學家將分裂了的原子呈獻給公正的人說：你們應當決定誰應當把握牠，在那種情形誰可以用牠去殺害誰。牠應當被人發展得多

對政治的影響

一、震動

原子彈不但是一種新的武器，而且是軍事和政治的一個新領域；一件一件地，鋼鐵，火藥，飛機，都逐漸改變了戰爭與社會。可是，一日之間，因原子彈而生的改變，有過於牠們中之任何一

快？無疑的牠會整個地改變了這個世界。你們應當創制種種適合於牠的法律。

假使那些公平的人不能了隱德華且控制牠，應當誰呢？

他們面動着牠。廣島所遭遇的事是無可隱匿的，一種足以推動自古以來所有的卑鄙的「能」源，已經無人不知的了。

人類已經被拖到一個恍惚的內裏。要推測原子的世紀的情形簡直是令人神往的，假使人類全是正直而強壯的話。可是這一開頭便是一個奇怪的境域，充滿了奇怪的標誌和死亡的氣息。

件。牠的爆發擊中了地球上的內閣和軍事部門。

條約，國界，協約聯合國憲章，國家的內政和外交，都因有關國家力量的估計而受影響。一切必須重行衡量。

二、新武器

T.N.T. 祇兩倍強於六世紀以前的里巴火藥。第二次世界大戰又發現了比T.N.T. 強百分之六十的炸藥。而原子彈約當於改進後最強的T.N.T. 一萬二千倍。一百二十三架飛機，每架祇帶一個原子彈，則其所帶的破壞力，相當於盟國在戰爭中設於歐洲的炸彈總和（二、四五三、五九五噸）。從廣島事件開始的新政治世紀，將分成兩部份：（一）原子彈的秘密仍留在美、英、加三個密切的盟國間的時期，（二）其他國家將來也發現了原子彈以後的時期。

第一個時期已經夠駭人了——即使某國人民其政府保有原子彈的秘密；他們對於在廣島和在長崎所發生的事實，開始也祇認為是一種戰爭武器，隨後才推衍為一種政治武器。

三、新威力

海運以前，美國的地位是：他的海空軍力足以控制世界上任何公開的海洋，空軍可以予敵人地領土以傷害的攻擊，雖然這種攻擊本身不足以

決定勝負。因為美國以巨大的地面力量輸入深大的地域所召來的投降的事實，（其顯著的在意大利和齊格非防線之役，）均已顯示了美國潛力的實際。

一週以前美國的地位是：攜帶原子彈的飛機能夠到世界任何地點。當他們來了的時候，他們的破壞力遠快於被毀者的重新建設力，以致投降竟成了唯一可能的結果。

這種威力是絕對驚人的事實。在每一個海峽東部將交口頃揭。解放了的歐洲，對威力的特別敏感，將緊緊地加以注視。亞洲，在珍珠港，新加坡事件以後，西方降成日就崩台的地方，將記下了牠。

四、新的國際關係

威光已經顯出來了。

法國的報紙，因為未能使法國併入擁有秘密的三國之列而正狂肆抨擊，認為這是對法國精神的一種侮辱。更主要的發怒原因，是因為體味到

併入這一羣將使法國恢復於強國之列。

莫斯科沒有什麼憤慨。這件事祇無意地在蘇維埃報紙的背面佔了七十四行，可是俄國的首都充滿了對炸彈的囑咐。華盛頓城注意到斯大林把同意的對日宣戰的日期提前了一週。這一點，被人視為蘇維埃官方業已承認這炸彈將大大地使戰爭從速結束。

不列顛，一個從頭到尾一步一步參與了研究過程的分子，不復是三強裏的小把戲，即於加拿大，也因現在握有了這個秘密，一樣屬於五大的水準，然而五強之中有三個還沒有報科。

可是秘密是可能消失的。原子彈大大地強化了頂尖兒強國與其他國家間的距離。將來短短的幾年之內，也許牠又會改變了政治的面目，而且是更趨為強烈些。在長時期之後，這種新式武器也許會使所有國家處於平等之列，正如火藥蕩平了封建社會的階級。

五、明天

一、美國之使用原子彈可以視為任得行為，其不是一種放棄優勢的行為；不是結果很可能竟是如此。

總在原子戰爭以前的武器一點而論，美國遠遠在先，任何國家至少得三十年才追得上。可是在原子戰爭中，這種長處是不可靠的，吉姆士沙德維克爵士（James Chadwick），英國的原子彈首席從事，曾聲稱任何一個國家不藉美國之助，也可以在五年之內從原料裏造成原子彈來。

六、保守秘密的可靠程度

無論國會通過一條如何嚴格的法律，可是沒有希望能保持秘密。而美國即使比任何其他國家着更多的炸彈，可是當五個個和五萬個炸彈者同樣決定性的效論的時候，也就沒有任何意義了。為着發現原子彈，花費了美國二萬萬金元和三年多功夫。這祇像這些小洋芋——大約相當於美國兩星期的戰費。沒有問題的，原子彈的廉價並沒有妨害牠成為最大的威力。

七、國際

可能的，這種炸彈不僅會使中小國家升到與美國相似的水平，並且也會使恢復戰爭中的「弱勢」，這樣，一個較小的國家可以擊敗一個較強的。這樣，原子彈對於進攻身出不意之進攻，賦予了一種新的優勢，尤其是飛機的進攻。

美國的威力，是一百五十年來趨勢所造成高峯，這時陣之中，軍隊日益增強，而每個士兵的給養增加得更快。美國的基本優勢，由於他的十萬架飛機（遠過於其他國家的總和），七千三百七十億「噸英里」的鐵路（全世界的半數）和六萬噸噸船隻（全世界的三分之二），很容易就看得出來。然而現在，這種龐大威力的數字已不復有前此的意義了。

八、能否不復再被恫嚇

盟國在舊金山會議為一個特殊的世界草擬了一個特殊的憲章，在那個世界裏少數的國家似乎遠強於其他所有的國家。美國和蘇聯尤其自恣於

牠們足以自衛的觀念。這便是「一強吞決被」和其他條款涵義。

那末美國現在握有了原子彈，是不是會驅使俄國去組織一個更真實的集體安全制和民主的憲章？是否使其他國家可能發明一個更可怕的原子彈，勸服美國使他在同一的路上更進一步呢？

技術上的經過

一、起源

在第一次大戰中，不列顛還沒有像這次一樣緊緊地透過他們的科學家，可是却有人曾經粗鹵地要求過麥納司特魯石弗德公爵（Francis and Richard）（後來的魯石弗德公爵），問他是否願意不再為原子浪費光陰，而把整個兒時間去研究反潛艇。他乾脆地回答說：「先生們，我正在執行使原子分裂。假使我能數成功，將比戰爭還重要」。

在一九一九，他畢竟成功了，而他對他的重

視也是對的。

二、全世界的紛投

跟着上星期原子彈的揭露，幾家駭昏了的出版家，竟使人認爲這是在戰爭緊要關口擠出來的產物。

沒有比這種揣測更爲遠離事實的了。本來，戰爭的緊張的確促成了他的成功。可是在燈火管制之前，一九四〇年原子物理的醞釀，便預兆了原子「能」的爆發性的解放。五年以前，全世界連日本在內，已經根據過去半世紀的一些基本發現，驟然從事於這種試驗了。

三、物質與「能」

在一八九五年，亨利培克萊爾 (Henry Becquerel) 發現了放射作用，這是某些重金屬的自動「原子」能」放射。培克萊爾曾經在一個黑暗的抽屜裏擱下了幾張乾片，恰巧那旁邊本也擱了些兒鐘，后来他發現這些乾片感了光。他的研究引導了居里 (Curie) 兩夫婦發現了鈾，於是以前治癒

強

了，這是人類第一次對原子「能」如上的籠頭使之爲己用。

一九〇五年，愛因斯坦，不是一個實驗家，首創物質與「能」祇是一件東西的兩種形態的觀念。原子的核中的物質即實際上的所有的物質，被認爲是一包在高度振盪形態下的「能」。

使物質轉化爲「能」，愛因斯坦寫下了一個也許人類所提示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公式：

$E=mc^2$

這祇是簡單地說「能」的量等於質量乘光速的平方。光速已經異常巨大，是「一八六、〇〇〇秒英里」，因此他的平方更巨大得多，以致一磅重的物質相當於一百萬萬單位的「能」。

對於那些相信愛因斯坦的人，他的方程式解釋了何以放射性金屬，能夠億萬年地放射質點和光「能」，何以太陽能夠連續地在宇宙間照下去。這也引起了週末休閑的夢想，要釋放一杯水所貯的「能」去行駛一條大洋郵船環航世界。

四、兩大機和鎊

氦的原子核，首先遭到人工的攻擊，魯石弗德利用放射性質的攻擊，而使少數的氦原子轉成了氧原子。

一九一三年英國物理學家查德維克發現了「中子」，一種沒有負電荷的質點，以此可以直線地通過重原子內外的強力電場。接著，那位從一九三九年就住在美國的意大利之蒂克克恩利可曼伽米（Enrico Fermi）博士，利用中子衝擊各種的原子，其中包括有鈾。從此中子成了原子彈的頭火機了。

一九三四年約翰荷弗德（Jens Beekman）和伊達約略居里（Irène Joliot-Curie）對於使鋁和鋁人工放射的試驗而成功了。這種在正常狀況下穩定的物質，在受過了誘發衝擊之後繼續放射了幾分鐘。人工放射是原子彈的主要鑰匙。

五、裂生（Fission）的說

一九三八年末，德國康康皇帝學院出輩的化

學家沃多特（Otto Hahn）曾用低能「能」的一微遠「中子去撞擊鈾。結果之一，證明為鎊。這結果使他發生迷惑。可是他們仍然在自然科學雜誌上面發表了一篇不肯定的記錄。

轉算是重複了和他一度同過事的里特梅特納（Lise Meitner）的實驗，這是一個猶太籍的女科學家，從希特勒的德國流亡到哥本哈根。梅特納的實驗也曾經使她自己感到迷惑，可是看到了韓的報告之後，她猜到了巨大的鈾原子已經因分裂而變成了兩種等重的個體。

她把這觀念告訴了丹麥的大原子學家尼愛波爾（Niels Bohr），這時他正去柏靈西頓。波爾他又把這觀念告訴了美國實驗家，他們都趕回他們的原子實驗室里去，很快地便承認了，後來梅特納發表關於鈾分裂所寫的第一篇報告時，他們都很有禮的遲在後邊。她稱之為「裂生」的這個名詞，在生物學裏雖然常見，可是在物理學裏却是一個嶄新的名詞。

六、可利用的「能」

裂生是一種驚人的革命，不僅因為所有元素中最重要的一個整個裂開，而且因為那種巨大而可用的「能」，一直到那時，科學家所必須射入的「能」，較分裂所釋放的能為大。現在，大約要釋放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個電子壓 (Electron Volt)，祇須用一個以下的電子壓便可以成功。大約相當於五分之一個中子的質量依照了愛因斯坦的公式轉變為「能」。

七、合理的可能性

第一個鈾原子的分裂，立即產生了導生中子 (Secondary Neutron)，導生中子可能又衝擊開其他的鈾原子，其他的鈾原子又放出更多的中子，這樣一直下去。這種「連鎖反應」，好像是一種大規模釋放原子「能」的端倪。法因的約略居里實際上達成一個連鎖反應，可是在幾個循環之後便消滅了。這問題便是怎樣發動一個累增的而不會消滅的連鎖反應。

前述雖然困難的，不過仍舊是有望的。冷靜地大約綜合了一百個關於一九三九年的報告，怕愛西頓的路易愛都納爵士在新物理評論上發表了結論：「第一次看來，利用重原子的核子的「能」，好像是有合理的可能性……實際上的困難，無疑地定將解決」。果然到了研究者在秘密的幕後隱藏了很短的一個時期之後，這種「實際上的困難」竟被克復了。

八、芒哈當工程區

在燈火管制令下，物理學家受命工作了。很少數被計劃所嚇壞了的，竟拒絕服務。可是大多數參加了工作的人，都領悟到這種發現的不可遏止和美國必須首先發現他。許多人希望他們會失敗，並且希望他們的失敗是無法克復的。

前一週，陸軍部發表了他們成功的小史。怕愛西頓物理組的主席司密斯教授寫的報告，不能揭露全部事實。可是他所能報告的，雖然是用了實驗室構造的數字寫成，却仍然成了戰爭中最

荒誕而有意義的故事。

九、結伙

在一九三五年初，羅斯福組織一個非正式的「鈾質諮詢委員會」的時候，美國加入原子的競賽了。一直等到納粹強盜席捲了法國，這會還是一個小組織；然而世界已經遭到了可怕的危機。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一日，珍珠港慘變前的兩個月，羅斯福曾通函邱吉爾，送達一個美國原子科學家的美工作計劃。邱吉爾接受了，美國與英國成了伙伴了。

一九四二年整個不幸的春天，科學家都在那里工作。在許多受了保衛的實驗室里，他們的儀器發響，發光。到六月間，他們有了進步，工作計劃的綱領多得像苗子一樣迅速地數起來而轉送到陸軍部。

「芒哈當工程區」是這個區域的偽裝名稱，牠的各個中心都充滿了偵探。郵差是陸軍軍官，所送的文件都鎖在他們的手臂上。有調人做料的

原子的世紀

最高優先權。物理家，化學家，數學家，都變成打成打的大學和工廠裏不見人影了；芒哈當工程區攔走了他們。

十、爆炸力的計算

在戰前，本來已經發現了低速中子可以分裂鈾的兩位素原子「鈾二三五」而發出巨大的「能」，在「能」之外，牠們的裂生又產生更多的飛行的中子。假使這些「能」轉而分裂鈾原子，這種反應將自行維持下去成爲一羣「樹勢」。牠們傳到所有的鈾，有如火柴點起了木屑。

這種「連鎖反應」，是芒哈當工程區所應當追求的，卻不能自然而熟地被人獲得，主要的原由，由於普通的鈾裏祇有一百四十分之一是「鈾二三五」。大部是另一種同位素，「鈾二三八」——牠者不像「鈾二三五」一樣能發生分裂，却吸收了新生的中子，以致結果使原子「鍊」消滅了，如同一根火柴在一堆濕木屑裏一樣。顯然地，挽救的方法是使活動的「鈾二三

五」後天然鈾裏隔離而提出「鈾二三八」。在原則上，這簡單得正如從濕的燃料裏攪乾水分。可是在計算完了之後，物理學家開始發抖了。他們發現只用一點兒的「鈾二三五」竟沒有發生連鎖反應的可能，不過若是用到一個龐大的數量，則一定要炸開來。

因此，倘若一旦牠們有了一個龐大的數量的鈾，問題便是怎樣防範牠們為任何游離的中子撞出而生的爆炸。這種爆炸，據他們的計算，一定比地球所曾見過的任何爆炸更猛烈些。

十一、兩種新元素

另外還有一種可能。當天然的鈾，一分「鈾二三五」，而四十分「鈾二三八」，被慢中子撞擊時，比「鈾二三五」的分裂更為常見的結果，是裂生所產生的若干中子為汞鈾的「鈾二三八」所吸收，於是產生了一種新的不穩定元素錒 (Neptunium) 及快速而又變成了「鈾二三九」(Plutonium)。

錒是一種不甚穩定的元素。像稀少的「鈾二

三五」一樣，牠是「可裂生的」，可使使之在一種強烈的連鎖反應中爆炸。而且這不是鈾的一種同位素，而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化學元素。因此牠比較容易從鈾之中用化學方法隔離，而「鈾二三五」則固執地附着於「鈾二三八」。

十二、石墨質的緩速體

這種產生鈾的原子反應，並不肯自然而成為一種連鎖反應。許多從「鈾二三五」分裂出來的中子一直飛出了物體之外，而其他的則浪費於雜質之中，僅僅很少的使「鈾二三八」變成鈾鈾。

科學家開始要改善這種情況了。一種方法是增大這種活動原素的體積，使之不致這樣快的飛出體外。另一個；減少雜質。還有一個方法：減低中子的速度，使之留在鈾的附近一直到被吸收為止。

最簡單一種方法，是可以藉水體的鈾裡產出的「中子」而測定的這種環境是些種能夠溶解水

子並不吸收牠們的物質。德國人也許曾經試着用重水去達目的。而芒哈當工程區的人則決定用比較容易獲得的石墨。假使牠對於錳能夠恰如預期而產生所希望的能量，那末牠必將負起這種改變世界的炸彈的製造。

十三、無分軒輊的計劃

一直到現在，所有的工作都遲滯在理論的地步。連鎖反應還沒有完成過；也沒有足用的「鈾二三五」被隔離過；鉍也還沒有造成過。可是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各種委員會把他們的報告送給了總統：主張讓他們同樣用各種方法製造鉍和鈾。這些委員會催促各項廠房必須立刻就建造完成。可是還沒有曉得究竟那一個方法最好，所以一切比較有希望的方法，都應該立刻分途試着使用起來。在這場競賽之中，也許納粹會先行達到決定之日。

總統同意了，撥定了經費，並且理論又指出了達到目的途徑；現在製造要把途徑展寬。

原子的世紀

十四、人與山

好像一個不斷地增大體積的雪球似地；芒哈當工程區竟流過了全國，竟播了人口和費用（若用成數計算，就是一二五、〇〇〇人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以及山樣龐大的原料，用列車計算的器械。而所徵用的公司，有依思特曼 (Eastman)，杜朋 (DuPont)，司教韋白司特 (Stone and Webster) 炭及炭化物協會等有名大公司以及其他。

教授們，包括那些曾得諾貝爾獎金者在內，都離開了他們的學校，而走到這個灰塵撲入的荒野了。坐着拖車而來的工人們，包括小心的新英格蘭州的手工匠，身材魁梧的南方黑人，美國所有不同的民族和人物。有人大概用通常的話，對他們說明了他們即將從事特殊緊急而偉大的任務，不過他們誰也不曉得其中的特殊性質。

幾種最重要的發現，是在所說的「冶金試驗室」名義之下，由阿瑟荷來康卜頓 (Arthur Holly

Compton) 博士所設的領導，從芝加哥大學里獲得的。他的主要助手，是意大利籍的斐爾米博士，這是被許多人認為世界上最著名的中子物理學家。但是其他參與工作的實驗室，如哥倫比亞和加尼福尼亞大學，依沃華邦的工業研究中心，也有功勞。

十五、方法與地點

從天然鈾裏隔離「鈾二三五」的可能方法很多。至少有兩種方法能得很好的結果。第一種方法用的是質量分光儀 (Mass Spectrograph)，使鈾的質點受了電荷後一種弧形的途徑射過一個強大的電磁場，這時候比較輕的「鈾二三五」是彎曲得比較厲害的，在彎曲的終點沒有陷穿，於是「鈾二三五」因此被捕，而「鈾二三八」則被排除。

第二個方法也和第一個一樣精巧得不可相信。一種氣體的鈾化合物，被吸引而通過最細的次顯微過濾器 (Sub-Microscope filters)。比較易

於揮發的「鈾二三五」是較為容易穿過的。結果濃度較高的「鈾二三五」則留在濾器之外。

電磁法的試驗工作，是由黃璽重心的勞能斯博士 (Dr. E. Lawrence) 的領導在加里福尼亞進行的。從一九四三年，這兩個實驗還沒有完成的時候起，兩個大廠已經在突尼西州諾克司城附近瀋眠稀少的松樹起來了。

可思議的設備，排進了這個新招辦的城（叫做狗場）：例如成千的高壓新型邦浦，巨大的電磁石，無數的其他儀器和機器之類，都終於在泥沼和戰事的混亂之中位置好了。兩個廠都是成功的，出產了相當數量的「鈾二三五」。

十六、壘球場上的塔

顯然，錯的製造已不屬重要了，可是卻更富於戲劇趣味。在芝加哥大學的足球場下的壘球場上，出現了一座奇佻的裝置。外型是一座扁圓的球形。活像門上的把手，而構成的材料是無數的石墨磚，在它們的角上埋着鈾的或者養化鈾的塊

粒。這是世界上第一座「連鎖反應塔」。——鈾的障壁 (Lattice) 同時這又是一個石墨「緩速器」(Moderator)。假使能遵循了斐爾米博士的理論進行，將產生地球上的第一個連鎖反應。

小心翼翼地謹慎地，物理學家砌起了這些磚。他曉得他們已經深入了未知的境界，各式各樣的事都可能發生。而在他們回過是芝加哥的鬧市；附近又是學生到教室裏去的路線。

照理論上說，在這些石墨磚差不多砌好的時候，連鎖反應會自動的爆炸。不過在那時，若用一塊錫質的隔板插進去隔斷這個連鎖，一場可怕爆炸便可以立刻阻止。

可是還在到達理論上的「臨界體積」(Critical Size) 之前，儀器發出了警告。反應已經開始變手了。幸而隔板早已插在「隔阻」的位置上，反應很容易地便被阻止了。「這」，司密斯博士淡淡地說，「真是幸運」。

這個重要的實驗，第一個連鎖反應，指出了

原子的世紀

「原子世紀」的開始。這個塔是成功了的。在這個難於討好的方法化成一個普通的方法之前，在華盛頓雅各瑪附近的荒原漢福地方，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完備的造塔廠。這個不引人歡喜的地方好處是：孤獨，以及大苦力的水力，而且哥倫比亞河可以帶走塔裏發生的巨大熱能。

十七、普洛托的城市

芝加哥的第一個塔是一種困難的工作，可是漢福的大塔是分析過那種屬於未知的危險的。理論警告他們，一旦他們開始工作，立刻就會產生致命的放射作用和未知的放射原素，而且大部份是殘酷的毒藥。這種作用可以想得到是如此強大而且持久的，所以那些塔一旦開始使用便沒有一個生物能夠靠近去。

因此，設置了各式各樣的設備以便在很遠的厚實的掩體下控制塔的使用。供冷卻之用的水是有放射性的，必須將他攔貯起來，在匯入河流之前須使其放射作用衰竭。從化學工廠上吹過的风

也帶來另一種死的因素，因為那種有關的東西有一種放射性的氣體。洛托的城市充滿可能殘酷的事件。

然而週詳的設計，畢竟保衛了工作人員的健康。他們帶着小的驗電器和照像軟片，以便在晚上檢查他所受放射作用的程度。一種小的儀器叫做「司尼威」(Sneezy)的，能夠測驗塵土裏的放射作用，死亡之神普洛托看守着試驗的桌子和儀器。衣服被嚴密的檢查過。許多設備使一個帶着放射作用的工人走進時，便發出一種警告的鈴聲。

十八、「能」與毒藥

除開了這之外，漢福的廠造了兩種可怕的效果。冷卻「塔」的水管走了從連鎖反應產生的相當數量的「能」，使哥倫比亞河熱得可以烹茶。這固然還沒有一定的數字曾經發表，可是在司密斯博士的報告裏依稀有一種可憐的「能」足以推測的東西，還可以供給一種數量的「能」足以推

動全世界的機器。

第二種的副產品是純粹的恐怖。在一個大塔正常行使其狀況中，司密斯博士的計算，每天所產足以使「廣大的區域不堪居住。」

十九、羅司阿拉茅目的危險

當那些大的廠房建完了，使用他們的方法也研究好了的時候，另外一隊物理學家在另一個荒原裏從事拓植。一九四三年五月，加尼福尼亞大學的奧本海默教授領導的一羣集中在新墨西哥的羅司阿拉茅司。他們的工作是設計配製和試驗炸彈。這些建塔的人儘力使自己智力的孩子不致爆炸。而轟炸人員則受到了絕對的命令，在軍事必需的時期予以炸毀。

為了顯明的理由，司密斯關於這個炸彈之描寫是不完全的。但是他指出了幾點暗示。「鈾二三五」和鈾，不會因「能」的導引而爆炸，她們若是大量地集在一起，爆炸卻會自動發生。因此原子彈的主要問題，是設計一套機件能將小量

的顆粒集攝到「臨界體積」。一直到牠爆炸時為止，牠們必需被一種用重物質做的「彈殼體」(Tamper)所保存。而可能的重金屬來源，就是諾克司要塞貯存的黃金。

二十一、將來

司密斯博士給陸軍部的報告，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忽然中止了，這時期稍前於那個證實這種炸彈能粉碎一切在荒原上的可怖試驗。司密斯在這個試驗之前，便已認定成功是必然的，但是他對於這并不全然快活：「起初，我的科學家們能教而且也確實希望有什麼方法，可以證明原子彈的絕不可能。這希望已逐漸消失了……」

將來原子裂生的迅速進步是可預期的。從科學上說，這必然是一種進步，可是，司密斯博士說：「假使有一種未來的方法可以使某種即令是極小量的普通物質轉化為「能」，文明便可以隨時戕害自己」。

原子的世紀

看與論罷

一、懷疑與恐懼

在勝利確定那一頃刻間，聯合國的國民，立刻提出了他們對於原子彈和牠的類似物的恐懼。只在一份紐約泰晤士報裏，讀者便說：「這是我們民族生命的一個污點……」「這簡直是大规模屠殺；純粹的恐怖主義……」「讓我們……把牠整個兒浸到大西洋或者太平洋裏去……人還不夠堅強得來承受這「能」。」

天主教的主教白羅來與克司南 (G. Bromley Oxman) 和強福司特杜爾士 (John Foster Dulles) 律師在教會連合會裏說：「假使我們一個自認為基督教的國家，以為可以用這種方式自由使用原子「能」，而別處的人將也有一樣資格……那末這種局面，終於一定要驟然召致人類的毀滅。」

奧司加羅沙廉潘學院院長塞西爾欣那 (Cecil Hinshaw) 博士說：「原子彈是一種野蠻的，不人

道的戰爭型式……用牠是不公正的。」

雖然西梵岡的報紙「羅馬觀察家」聲稱原子彈給梵蒂岡一種不良印象，可是比由教皇十二世告訴訪問記者這種報道是不正確的。

不列顛的物理學家吉姆司夏德維克說：「有若干同仁曾拒絕參與原子彈工作，因為肯定這工作可能產生一種毀滅我們這星球的怪物。」

二、這便是牠的真正意義

康特勒來的大主教菲捨博士並不怕這種「無底的破壞」——在相當時期這種發現會大大地促進人類生活的舒適，太舒適是一種比大危險更危險的誘惑。要能好好的利用日增的餘暇，必須提高人類精神的基礎。人必須成為更好的人。這便是牠的真正意義。」

丹麥的科學家尼愛波爾，他的研究曾經對新原子世紀大有貢獻，在倫敦泰晤士報簡單坦白地說：「對於這種新的破壞力量是無法防禦的。因此這個論點的中心在乎世界的合作，去防止這個新的「能」不為全人類服役。」

紐約泰晤士報也提出過：「不願戰爭的其他方面的可怕，非法使用原子「能」作武器是無益的。一句話，這條路必須充滿了和平與解除武裝的光輝。」

戈林也在這些畏縮交集地聽取這個消息的人之中，並且他正不寧地以戰犯身份候判。他說：「真是個偉大的成功。可是和我沒有關係。我要辭世了。」

(完)

五年計劃隨處都適用嗎

成之胃譯

——法京月刊摘自倫敦經濟家月刊——

世界各國對於蘇聯經濟政策的收獲，實在是過於長久不贊一詞了。當一九四一年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時候，誰都認為蘇聯的工業，不夠供給種種抵抗納粹軍隊所需的必要裝備。到現在，誰都明白一個這樣觀點的誤謬了。我們今天知道沙皇們的落後帝國，在不多的幾年之中，已經自行變成一個在工業上可稱一等的強國，而將來只須這部工業上的大機器向着和十工作而趨，蘇俄一定有機會來表現兩萬萬人民的「活標準」，能夠用怎樣驚人的迅速態度得到改進。俄國已將實現這種若有神助的偉績握緊拳頭站起來而不倚仗外力了。

計着一個如此使人感動的未來，全世界的輿論都已傾向於採用某一種觀點，這觀點固然由樂觀而來，但是其不正確的性質則正和往日由悲觀而來的一樣。世上的人，漸漸認為國家都能夠為自身實行一種五年計劃，以而任何國家都夠像俄國的榜樣毫無困難地在五年或十年之間，使國家收入增加兩倍或者三倍。於是我們時時刻刻聽見有人說起要做這件事，只須拋棄資本主義的偏見，把銀行收歸國有，和聯合必要的人材來編定這個大計劃此類。然而這種謬誤的一個典型例子，却被「孟買計劃」所具的高尚旨趣和朴實到失望地步的估計，對我們披露出來。此計劃最近在「經濟家雜誌」(經人分析)。而另一例子，大衆正不住地認為應向中國作種種注視，因為中國將來在驅除日寇而得自由製定一個計劃之後，定能變成一個偉大的工業強國，而其變成的迅速確實值得注意。倘若有人像是想到非有二十年以上，中國不能由現在這種理論上的強國達到事實上的強國，那末有許多人要將這個人看做一個叛

五年計劃隨處都適用嗎

二一

徒和一個異端。他們要對你們說道：「請你看俄國罷，一個能夠和希特勒作戰的國家，難道他從內戰的混亂之中，要二十年才得到解放嗎？」此外另有不少的人，聽到那些在改造殖民政策者之中，可稱最胆大者的說法：認為第一妨害非洲及利亞，使之不能立刻變成美國加利福尼亞的理由，全是資本主義的「洪水前」式的偏見！

當然是最好的，與對於經濟進步的可能位絕不抱漠不關心的態度。不過，倘若要說「將」的幻滅，這話未免當說明種種能使一種如此發展有實現可能的條件。因為真應當決心承認種種允許史達林在俄國進行的條件，如以工人或官的環地，都不是優秀的國家之中同時找得着的。因為在一大群帶條件的旁邊，還有四自立的：兩個屬於經濟秩序的，而兩個屬於政治秩序的。這些條件真值得費點兒兒解釋如下。

蘇俄的五年計劃，是「禁止一切厚利的投資上的」。這投資，能夠計的情形，變更計劃的用途的目的，而從重工業移到輕工業或社會事業；但是對於這計劃的展開的變遷，主要的原質就是投資。以者：向另一類的行話，凡是對於「推，強，製造廠，公路，執，運，學，醫院之類，用一種比在一個經濟無人指揮的國家里寬大得多的尺度，來分配工作。所以倘若這計劃沒有人對他提出了一個完全兩可的意見，那現在也許說蘇聯的制度是「資本主義式的」，因為無論如何，這制度是建設於一種技術別視之和平的資本創造所導致的經濟發展上面的。

但那些些為這種資本增高所必需的原則和人力，是應當各有來源。而貧乏的和不是發展的國家，都是與文化化和土地消費自己的物質，以至於他們剩不了甚麼可以分配。而資本的未經使用的原則和入力的進行，於是他們只有出於國外借款的一途，倘若可能的話，這是這類的借款和條件並非

的關係，不過一點兒不算雄厚的確金……末了，無論如何，俄國人所用的解決方法決不在此。

現在祇剩下另一個來源了，在這裏面，那些為構成被人指望的資本增高所必需的原料和人力，都能夠受到削減，這就是所謂消費。蘇俄的五年計劃的基本意識，就是減少消費，和使用由這個方法節省下來的資源，去履行一個屬於資本工具的很迅速的發展，務使到最後，我們可以回到消費的正常水準——這樣，自然，同時得承認不應當一下就埋頭於種種防衛納粹攻勢的預備里面。他們不僅終於能引導人民生活水準較之計劃的實行以高，並且高於計劃尚未存在的時代。而剩下的事，最初一步就是一種為解放這種準備計與新資本的組織的資源的消費節約。這是不必辯駁的，蘇聯用過的方法就在這裏。在第一次五年計劃實行之時而發生俄國歷史罕見的一次大飢饉，並非偶然的。消費水準的降低是這制度的一種主要的和必需的基本。

從上文所列，生出了蘇聯式五年計劃的應用所不可少的第一條件，這條件就是應當有降低消費水準的可能性。這降低現象是用一種對於購買價格的人力提高法或者用一種更直接的強制，不過結果却始終一樣；所以在沒有着手一個五年計劃之前，應當先做到解放這種通常被消費所使用的物資，使他們向着新資本組織的路線。這個可以看到像中國和印度謀的貧乏國家以及熱帶各處殖民地，一個獨立的計劃是一個不可能的應用。印度，牠固然有些兒屬於大酋長們的和工業家的傳統式的富饒，不過却絕無制裁消費的效力；而中國也是一樣的。至少，在這些國家之中，凡是可以把握的工作和原料，若求其能在全帶生產上有一個可以評定的效果，那都是太微小的。這樣的國家都非付賴一種外援不能進行一個改進計劃，何況這外援又必然是渺小的（至於印度在此次戰爭中所得的財政上的利益完全是屬於例外）。在一些有制裁餘力的國家上，一個自治計劃，只在那可使實力實地被用的準則之下得著進行。

例如河堰和製造廠，非有人力和原料不能造成，設若此二者，繼續在過剩的消費之中被人使用，試問理性的計劃和財政的應用，何能對我們供給此二者。

第二個經濟不可的預備條件是顯然的：應當有一個最大的理由，希望人力和原料一經被消費降低加以計劃以後，牠們必能夠在一個不長久的期間上，供給所希望的資本增加。在事實上，倘若能以合理的姿態，對於人民要求於十五五年之間接受這種犧牲和削減消費，必能夠希望有一個不僅正而且預定期間之不已，改進的消費上的補充，設若此竟占住一個較為永久方能產出的期間，那末牠會變成較為難於辨定的。

第三個，就是投資應為產生迅速的利益，或者，在一種較為專門的術語中，資本產生力的能力應為提高。在俄國，這一個已經在經濟上得了發展並且富於生產力的國家之中，這條件早已具備。但在一國經濟上甚為發達的國家就非必然要同等的了。所以我們應記付俄國具有他國所無的豐富的天賦富，而俄國又使得他們的國家甚為易於實行方法和相當的比。在這裡，我們涉及一個不容為人所認識的區域，但是同樣明顯的，在想起要應用一十五年計劃之否，一個國家必須先算清楚種種投資在自身才有的犧牲，要多少時期才能夠導出一種屬於生活水平的改進。

第四個屬於政府的條件，即是這些經濟原則的結果。最初一步，國家應當有一個政府能夠實施這些計劃，在制訂這些事實上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倘若人民能夠自行節約本身收入的一部分，他們可以早有所成。這計劃事實無存在之必要，所以這計劃的要項，就是在一個相當的期限里，強迫人民多多投資並且如同，自己應以空前的方式節約消費。這辦法未嘗不可以得全國的贊同，但是却有不少的人必須強制如此除去。不然，在一個不甚長久的時期，處於一個明顯的外力壓迫之下，即令是民主政

體，也可以自能地受一種為自己的生活水準而施的強迫節約（然而，在此次戰爭中，英國人是唯一被迫受了一種較為悠久的生活上的重要節約的民族）。若是因強迫之而又無外力壓迫，那末自由的經濟人就不必有多數肯受種種為一個國家目的而施的限制了。固然，我們對於這問題不能判然毫無歧見，但是無論如何，終須使那些不平等的人，了於一個計劃的實施，素來必須預備有一種狄克推多的制度，或者有一種種自由選舉人為着在一個頗為久遠的期限之中，接受限制而採取的決定。

這計劃應用的第二種政治條件，就是這個政府不僅須得決然實施一種消費上的節約，而且須有種種為實施所必需的權力。因為無論誰人對於計劃是否贊成，而計劃只能因強制權而得實施，這就是說：每一個人，對於能行與不能選擇。這次戰爭已經給了我們一個教訓，清楚得不必再行證明。但是消費的節約是一個屬於行政上的異常微妙的手術，不僅應當公平地配合種種已減少的存儲品，和防止黑市的滋潤，而且對於無法使用的過剩貨幣所引起的通貨膨脹現象，也應當採取必要的制裁，所以應當求拔於種種的稅則和節約儲蓄，一切僅僅在一個政治清動的國家裏面能做得好，並不是在一切國家裏面所必有的。

這四個不可缺少的條件，在俄國皆具備無遺。所以五年計劃竟能夠艱苦地使着俄國國有的條件，在異常適合的情形下完成，而全世界到今日都贊嘆他的種種已經收獲的成績。勃粹的德國，是同一原則應用的另一個例子，然而全世界對於其種種已經收獲的成績之絕不贊嘆者，卻因為正以打倒納粹計劃製造者所營造的敵人建設為最大痛苦。

但是另有許多例子，其中不能具備這些必要的環境，那就難於考慮了。舉在像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都是對於經濟條件之急於從速改進有最大需要的，設若想到有一個替他們（以下接第五五面）

五年計劃隨處都適用嗎

論普式庚的愛國主義

徐中玉

一、俄羅斯民族的詩人——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民族文學」講稿之一——

白林斯基在論文學一文中曾說：「自從有了普式庚，俄國文學中才有配稱得藝術的藝術，配稱得藝術創作的詩」又在「論歌根，奧尼金」那部創作時說，這是一部民族的作品，因為它代表了「俄國生活的百科全書」。高爾基則以為「沒有普式庚和托爾斯泰對我們再偉大可愛的了」。他稱普式庚是「我們的偉大的詩人」，我們國家里一切濤動的濺腸！「一位偉大的俄國文學之父的詩人」。是的，當我們想起卡萊爾在其英雄與英雄崇拜一書中那段對俄國文學所說的話時，我們便也不會懷疑這些稱頌的價值了。

卡萊爾的說話也不無價值，他說，一個民族能有一個清晰的聲音，能產生一個人來和諧地

吐露出它中心的思想，這的確是一件偉大的事。除開他本國的莎士比亞不說，比方說意大利吧，「可憐的意大利已瓦解了，分散了，那件拿破崙六條約上它都不能顯示着統一；然而高貴的意大利實在是一個整個：意大利產生了但丁，意大利可以說話！」然而俄國呢？「全俄的俄皇，堅強有力，有這許多鐘，子薩克和大砲，把地凍上這樣大的面積，政治地合而為一，的確是一件偉大的事，然而它至今還不能說話！他確是偉大，可是只是啞的偉大！他還沒有天才的聲音，傳播及一切人羣，一切時代。他該學着說話！他至今只是啞的天使小當他的大砲和哥薩克消滅滅滅時，但丁的聲音還是清晰可聞，民族有了但丁結合起來，不是啞的俄國所能做到的。」

如果說西方人對於俄國的偉大是不了解的，那這種情形實際上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前還沒有改變。原是英國人的小眾入雲於其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一篇演講中，曾說到在小的時候，一般人對於俄國，除了俄國兵是驍勇善戰之外，簡直不知道俄國有值得知道的事情；而英國人所大為讚賞的戰鬥能力，就是在野蠻人中也看不到的。實際上在十九世紀以前，英國人想像中的俄國人，簡直不是真正的人類，他們所知道的一些關於俄國的事情，如軍法的殘酷，西伯利亞禁錮的恐怖等等，不但不足以矯正他們的敵視之心，且更加增了他們對俄國的錯解。

然而在十九世紀後期，當俄國的一些偉大作家開始出現在英德法諸國的譯本上的時候，一般人的感情就開始轉變了。讀了這些作品之後，西方人已不復想到俄國人是和他們無緣的了，這些書證明了存在人類心中的感情，戀愛，和痛苦，在俄國的完全和在英德法諸國的一樣。同時它們

更說明了俄國人民之獨行的偉大的美德——即他們的忍耐，勇敢，忠實，和信仰，是遠足為西方的楷模的。由於這些作品，敵視變成了同情，嫌惡變成了尊敬。

這就是果戈理，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斯退益夫斯基，柴霍夫，高爾基等人和普式庚的功勞。憑着這些天才者的聲音，俄羅斯民族清晰地說出了他們的偉大，他們的偉大再不是啞的了。他們向世界唱出俄羅斯的歌曲，向全人類宣佈俄羅斯人民的痛苦與希望，掙扎與抱負，使原來對他們輕視嫌惡的人們不能不從此睽起驚異和期待的矚目。而在這些人中間，特別是普式庚，他是最先第一引發了這種轉變的。

普式庚現代俄國民族文學之父，如盧波爾所說，是他們的伏爾泰，他們的莎士比亞或哥德。而且如這些人一樣，他一方面代表了俄羅斯的生活，同時也熱愛祖國的。他不是曾經這樣呼喊過？——

祇要我心中還是燃着自由之火，

祇要我們祈求正義之心還沒有消盡，

朋友啊，

我們把美麗地燃燒的熱情，

獻給祖國吧！

二、論民族特徵

「民族特徵」的問題是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俄國文壇上討論的中心，這問題在本質上就是文學傾向的問題，也就是作為民族文學之基礎的主要因素的問題。普式庚在這個討論中曾幾次表示過意見。

當時顯然有許多人持着這樣的見解：民族特徵一方面寓於「從祖國的歷史選擇題材」，另一方面寓於運用俄國的語言。不消說，這是把民族特徵的意義局限得過於狹小了，普式庚反對這種見解，在一八二六年一篇未發表的手記中寫道：

「討論民族特徵，要求民族特徵，埋沒文

學作品中缺少民族特徵，久已成為我們的習慣，却甚至沒有人想到把他所了解的民族特徵下一個定義。

「我們的批評家之一似乎相信，民族特徵就在於從俄國歷史中採取題材，有些則在語言中我求民族特徵；就是說，對於像他們講俄國話一樣地應用俄國的表现這件事，他們是喜歡的。」

「但是否認莎士比亞在他的奧塞羅，哈孟雷特，一計還一計，以及其他戲曲中偉大的民族特徵，却是不成的。維加 (Vega) 1562—1635 西班牙的戲劇家和詩人) 和費爾德取 (Calderon) 1600—1681 西班牙戲劇詩人) 時時把我們帶到世界的各部去，又給他們的悲劇以意大利和法國的小說中找尋材料。阿里奧斯圖 (Ariosto) 1474—1533 意大利詩人) 歌詠查理曼大帝，法山的騎士，和中國的美人。而較辛的戲劇，則盛行於古代的歷史。說這些作

家任何一個卓越的民族特徵沒有價值，是不成的。

「一個作家的民族特徵乃是，一種只有他本國人才十分尊重的價值，在別國人看來這種特徵根本就不存在，甚至還是一種缺點。拉辛的人物那種有禮貌的舉止，在博學的德國人看來就覺得討厭，賈爾德隆的考雷奧高路斯挑他的敵人決鬥，在法國人看來就認為可笑。然而所有這些實在帶着民族特徵的痕跡。」

「思想和感情是多方面的，傳統，信仰，和習慣，却只是一個民族所獨有的。氣候，政治制度，和宗教，也都賦予每個民族以特質，而這特質，就或多或少在詩歌的鏡子裏反映出來。」

從上所引，普式庚似乎只是從文學的意義方面來處理了民族特徵的問題，但這些話却同時是對當時的官方愛國者的公式，以及對一切偽民族

論普式庚的愛國主義

特以之表現的一個打擊。在這個手記里，我們可以看出和他那篇諷刺的函件行為之例有着相同之處。在函件行爲的許多例子中，他也引用了愛國者的「尚莽」；說：「有些人並不留心他們的祖國的情況，或是它所遭遇的災難，他們只知道它自波升金士士時代以來的歷史，以及對他們田產所在的省分有一點點統計學的概念；但是他們就認為自己是個愛國者。」

在這裏，普式庚的意思就是說：這完全純刻板地知道一點點本國的歷史，或對本國有一點一點統計學的概念，是不能算作一個真正的愛國者的。一個真正的愛國者必須更進一步，留心什麼才是祖國的真正光榮，它遭遇了什麼災難，以及這些災難是如何造成，並如何才能克服。為要做到這點，他不僅要深悉本國的歷史，並不能不了解國際的事務，俾能從中汲取教訓和其有益的東西。

把這意思應用到民族特徵問題上面來，普

式庚的意思就是說：民族特徵並不寓於，或主要並不寓於「從祖國的歷史選擇題材」，或「祖國的文字，語言，和辭句中」。他曾幾次援引莎士比亞拉辛普爾德隆等人的作品，說他們都打破了這種狹隘的民族特徵的限制，而仍然不失為一個民族的作家。

根本說來，普式庚提民族特徵屬於歷史的範疇，望俄國民族和俄國文學之一切歷史發展的結果。在藝術範疇，俄國文學的發展一定要在西歐的教育並精通民族文化的這條廣闊道路上進行，才有前途。換句話說，民族的形式一定要表現國際的思想之豐富，國際的進步思想，也一定要轉變為各民族自己的財富。

十分明白，普式庚的主張與那些國粹式的見解完全不同。如果說那些國粹式的人物也稱得為愛國者，那麼無疑普式庚才是真正地無愧於得到這個崇高的稱號。

三、關於大眾語和民間文學的採用

普式庚在大眾語的基礎上建立了俄國的文學語言。高爾基說：「必須記住語言是人民所創造的，其所以分成文學語言和大眾語的，是因為有可說是語言學的材料，和一直被作家們處理的語言的緣故。首先看到這一點的乃是普式庚。他並且是第一個指出如何應用這種語言學的材料，以及必須如何去處理它的人」。從普式庚開始，我們的古典作家們才從語言的洪荒中抉擇出那最精密的，明白的，意義深重的字彙，而且創造了偉大壯麗的語言」。

普式庚同時又是第一個注重民間文學的俄國作家，並且是第一個把這種民間文學介紹到文學里來的人。他把他光輝的才能加諸俄國的民族和神話，而能保全着它們的意義和力量。

關於語言，我們知道普式庚很早就對當時文壇上流行的語言表示不滿了。一八二〇年他曾寫道：「我們還沒有文學，沒有書籍。我們從童年時候起，是由外國書中獲得我們所有的知識和

概念，我們已經慣於用外國語文來思想了。現代的啓蒙運動要求重新的反映工具，成爲那種不再以巧妙地運用想像與諧音來滿足自己的精神的食糧。但科學，政治學，哲學，却從未用俄文解釋過，我們似乎簡直沒有抽象的語言。我們的散文是和比地拙劣，使我們即非在直捷的通訊中，也不得不創造新的寫式來解釋最普通的思想。當時文壇上流行的語言，乃是那極屬於文學「界」的，文學「沙龍」的，「室內」的，少數人的，並且是少數人而寫作的語言。

爲重新建立一種語言，普式庚決定從大眾語里去獲得基礎。當他被放逐在空闊羅夫斯克的時侯，他常常到市集燈房去聽民衆們所說的俄話。高爾基叫我們注意他是：「從克利羅夫，尤其是跟他的伴母，專夫，街上的孩子，和旅館酒店里的茶房們學習俄國的語言的」。又說他：「常離開京城到鄉間去，在那里欣賞語言思想和民間藝術的天真質朴」。一八三〇年普式庚自己也說

論普式庚的愛國主義

過：「亞爾菲里（Alfieri 1749-1803 意大利戲曲家）常到弗羅倫斯市場上去學習意大利話。有時靜聽莫斯科科爾餅兒的說話，對我們極有益處，他們的說話真是純粹正確得驚人」。他又說過：「要想澈底了解俄國的語言，必須研究古代的歌謠神話之類。我們的批評家們在視它們，這是不對的。」「青年作家們，讀文通俗的童話吧，這樣你們才能把握住俄國語言的特質。」

普式庚在一篇論克利羅夫語言法評本家特序言的文程中，曾說：「一般人民的土語，已經是和舊本上的語言分離了，但是久而久之，他們會互相接近起來的。這樣才是供我們用交換思想的因素。」在這節話的最後一句旁他自己加了表示着重的語氣。這就是說，舊本上的語言，必須重新和一般人民的土語接近起來，這樣才能成功爲充分交換思想的工具。而且只有這樣的語言，纔能稱爲真正的俄國語言，應得符到作家的們的熱愛的。一八三二年他寫道：

「只有像奧涅夫和斯士迷爾之類的革命人物，纔能發愛俄國，正如只有作家纔能愛其語言一樣。我們一切的作品，必須是在這個俄國寫的，而且必須是用這個俄國的語言寫的」。

顯然，普式庚是起創新的文學語言，從大衆語中去獲得真正俄羅斯語言的基礎這件事，當作一件重要的社會和政治的事業，而且把它看做人們愛國家和人民的表現了。

關於民間文學，我們知道普式庚在童年時代就熟悉各式各樣的民間文學了。一八一六年，他回憶童年時寫道：

我怎能不想起我的保姆，
想起那神秘之夜的俊美，
她戴着帽，穿着古的衣衫，
虔誠地給我刻着十字，
祈禱那幽靈別要來，
於是低聲地開始講述，

鬼和波華的法術……

於是我在美妙的思緒中魄散魂銷，
在叢林中或是在靠近莫魯姆的沙漠里，
我遇見了勇敢秋波莉娘和波爾庫斯，
我青年的心他在想像之中翱翔起來了。

他被流放到密爾羅夫斯克的時間，直接和大衆文學接觸。他記錄下來的民歌和童話，是研究和調查的結果，他熱心地研究民間文學並不僅是爲了搜尋外國的和地方的色彩，而是因爲看到其中有許多古代的神話，同時也看到了表現俄國歷史更爲清楚的詩歌材料——換句話說，就是由於他了解了民間文學的歷史意義。傳統的教育不能供給一些人一些刻板和虛偽的知識，所以普式庚曾告訴他哥哥說：「我注意民間傳說，我用這種方法來補救我那可咀咒的教育的缺陷」。在普式庚的作品里，如所週知，採用了本國的和西歐的民間文學的材料作爲題材的，非常之多。

總括說起來，普式庚之採用大眾語和民間文學，主要表明了他認為他的讀者乃是祖國的廣大民衆，他們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纔能獲得正確的教育，發生深刻的感動。他之採取這種步驟，無疑是和他藝術的社會傾向和愛國傾向相聯繫的。

四、向西歐學習

普式庚對於民間文學和大眾語的重視，和他對於視為模範的西歐大作家的重視，在他意識中是聯系而不能分開的。

普式庚充分吸收了西歐作家們有益的影響。伏爾泰，拜倫，莎士比亞以及司各脫諸人的姓名，都是他所吸收而且在作品中變了形的一連串西歐影響的里程碑。當他從皇村書院的時期起，直到他被放逐而去南俄時為止，所受的法國影響大體上已不再積極地吸收的時候，他在南俄數年間（1820—1824）對拜倫的興趣便馬上發展為對這位英國詩人角力的競爭，結果竟超過了拜倫的浪

漫的個人主義的界限。他從莎士比亞學到了史劇的藝術，學到了歷史的悲劇，從司各脫則學到了給一個時代的社會生活，作一明白的，寫實主義的歷史小說。

普式庚曾用玩笑的口吻稱他自己是俄國文壇上的「外交大臣」，而在事實上的確如此。因為和一般只能被動地接受影響的人不同，他一面向西歐學習，一面也還能同西歐作家一道來發展了歐洲文學，把俄國文學的影響擴大到全世界。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在年代上居歐洲各民族文學之最後，但由於普式庚，却成為歐洲積累起來的公認文化財富之有力繼承者了。

一方面要精通建基在大眾之上的民族文化，一方面還要充分運用西歐文學的遺產，這就是使普式庚成為現代俄羅斯民族文學之父的必經的兩條道路。這兩條道路出發趨向於同一個地方，就是他的愛國主義。

五、結論

魯式庚是屬於民族詩人，他是對本國下層文化的熱心——大衆語和民間文學的採取，和吸收西歐進步的文學遺產，而達成了他的愛國主義的。所以他和那些偏狹的沾沾自喜的愛國主義者毫無相同之點。當然我們更知道一種正確的，熱烈的，站在挽救民族生命，改進民族生活之基礎上的愛國主義，對抗建中的我國文學界是如何迫切需要這樣的了。

作者附記：一九三九年蘇聯對外文化關係委員會爲紀念魯式庚一百四十誕辰，特編印了一部「魯式庚」，集輯名家論文十多篇，以爲各方面的研究和介紹。這首有各國文字

版本，國內亦已有若若譯本。本文於此處參考頗多，應誌謝忱。又於下列各文，與本文可互相發明，寫備讀者參考：

1. 魯式庚的生平和藝術 載東方雜誌三十四卷三號。
2. 魯式庚的愛國主義 載時代中國六卷一期。
3. 論哥倫的愛國主義 載重慶大公報戰線去年四月。
4. 論文學上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 載文藝先鋒一卷六期。
5. 論文學上的愛國主義 即發表。

湘學概略

章士釗

湘人有學，百年以前，罕所知聞；顧其動脈早於船山先生伏焉。船山，湘產也，其書至清咸同間而始著，中分兩支，流遠而源可尋：一曰義理，一曰政事。

船山之義理，宗宋五子，躬行實踐，力闢致良知之說，上蔡象山，舉所攻詰。唐鏡海（鑑）承之，學以居敬及窮理為歸；曾文正（國藩）者即首從鏡海問業於京師者也。其在湘中，則行爲講學風氣，如羅山（澤南）王壯武（鑫）劉霞仙（蓉）輩，皆老師宿儒，廣有徒衆；羅山高弟李忠武兄弟（積齋綺宜）以專殉學，聲名尤顯；又江岷樵（忠源）彭剛直（玉塵）之徒，爲人急難，風義凜然，鄒叔績（洪勳）以經師歸元江介；曾文正至謂風雲變色，此統名曰講學派。

政事一派，船山以清通鑑論及宋論導源於先，善化賀耦庚（長齡）兄弟振響於後；蓋耦庚承宣江左，魏熙深（源）適作史揚州，相與刊布經世文編，風靡天下；益農（熙齡）在鄉，左文泉（宗棠）從之精業，而其師所傳不錄，不出文編一部。文泉少時熟讀此書，幾於字字成誦，綜其一生功業，起自浙江，終於西陲，腹中所貯如此，彌厥受用不盡。流風所屆，凡湘中能文者，殆無不從賀氏家學沾溉而來，此統名之曰經世派。

講學一派之尾閥厥惟軍事。曾文正之治軍，無處不以治學之精神行之，此人人所知，無取觀鑒。湘軍亮功，淮軍繼起，李文忠（鴻章）門生之長，親炙有素，功力雖遜，規制猶存；混淮儒將如吳武壯（長慶）以諸生從戎，舉負不拔，亦振起一時風氣。遊清末季，革命之說勃興，楊哲子（度）有詩云：「於今世界翻前案，湘細將相遺非謗！」此似湘淮脈絡，於焉斷已！而不然，軍之須學，自文正

編修營制以來，即成不可搖撼之定律；至其運用云何，的擬安在，則以時為帝，未能拘牽。據將百里（方震）云：「黃埔精神，且不能視與湘淮老輩不相接」。由是非謗云云，乃湘人辨議未精，因龜無亦，反其道而行之。既立而又與權耳，非有他也！故周道殷（震麟）為之言曰：「辛亥之役，湘軍發難，淮軍和之」。此前後因果之既明，足見名言莫易！

唯程朱之書傳習過久，經新思潮一為洗伐，驟有塵埃土飯之觀，楊篤生（毓慶）始遊東京一年，震於姚江之學之變成明治維新，不勝憤排，因更名守仁，以自標異。當時篤生在執筆為新湖南及遊學譯編造文皆挾此種意氣以行，實則彼於王學，並無深沈之思，徒為一時風尚之犧牲物而已！

至種族論之視船山為北辰，情勢幸顯，不假崇飾。蓋明亡後，海內儒碩以杜門厲學相號召，船山者，以石船山之土室名，自署曰觀生居，著書三百餘卷於其中。他如郴州之喻國人，辰溪之王元倜，衡山之譚瓊英，劉宗源，皆湖湘間講學宗師，與船山表裏唱和。九世之仇，自非五世所能斬，積久逾光，理有固然。

清光緒中葉，通儒張燮鈞（亨嘉）督學湖南，標治事之名，崇尚諷議，諸生中如李亦元（希聖）趙芷生（啓霖）熊秉三（希齡）之流，盱衡今古，瞻視不凡，試讀內刊「積非勝是論」十餘首，斷制明通，援引博洽，稿是當時作手；與張海門（金鑪）時代之專以文辭勝負，風味又是一番，質而言之，皆經世文編之變餘也。其少時摛發長少，學為文章，見人喜談經濟，不禁慕尚，如陸詠儀（鴻述）即昂然自詡為經濟家也。經濟者，與今時用名不同，概括政事一切之計，範圍適合文編類目，是其政制經世舊名，國賦附庸甚明。李肖聃（猶龍）掉鞅文壇，俯視流輩，以云梁度，雅不越是。昔者嘗注賀公啟歷中外，頃者嘗謂，願在雲黃總督任內以微言詰誤，廢死不朽，功罪之不相掩如此，天下希聞；又

閱若干年，黎文爾（培敬）定節實論，疏陳往績，為賀昭雪，立致左遷，事竟可詫。嗚呼，今知之矣，清廷之忌賢者無幾，蓋以「經世文編」之勢漫長，恐成處士橫議之風，力不可制耳矣。江建霞（標）在滬時，曾集萬村生文字，引為「湘學報」，流行甚廣，徐研甫（仁鏡）繼之，緯廷數年，張文采（之洲）繼之，故緯廷有言：「報中奇論，較去年更甚，或推尊摩西，或主張民權，或以公法比春秋，鄙人愚陋，實所未料，此間士林見者頗有頌言，以後不敢代為傳揚」。由今觀之，蓋亦奇論議論，此湘學之小厄，豈其難質之餘波乎！

綜右二派，湘學之精安，可以二語括之，其語維何？曰：「負重不辭，成功不居」。此觀於曾文正之急流勇退而可知也。南京初下之日，其弟忠果（國荃）以大勳錫爵，聲施燭然，顧文正以鳴原堂論文小小冊子授之，責以歸讀此書，兩年始再出山，忠果唯唯惟謹。此何等氣概，何等識力，豈不讀書而滋竊高位者所能夢見！辛亥之冬，吾歸自海外，晤黃克強（興）於城湯池陸軍官舍，時黨人鴉張，百無友紀，克強太息，為誦董仲舒二語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當時吾詫克強進德之猛，曾在民立報大書深論，猶可考見。雖然，此乃湘學正法眼哉，克強無形中漸漬其深，渾不自覺爾，豈他故異物哉！今之人言曰：「湖南人為士兵者滿天下，為將吏者滿天下，為黨幹部若曹司者滿天下，而外無專閥，內無台衡，惟湖南人不團結故，湖南人之總力量不使人以可見故」。吾曰：「不然，湖南人之總力量者學也，湖南人之所以為湖南人，固在此不在彼」。作湘學概略。

談巴語與湘語

符芝岡

巴縣志卷十，人物、寓賢云：「巴縣自晚明歐亂，而土著為之一空，外來者什九皆湖廣人。」按四川社會風習，中多古羌風習遺存，則古羌當為此土原有居民。中經中原變亂與此土之歷次屠殺。所謂「四川小治不過六十年必亂，大治不過二百年必屠」，真正之四川土著，冷惟川東北萬源及川南，川西南等地有之；此外之四川人皆秦漢至今績有移徙僑居此土之外方人士也。

歐賊蹂川後，川中居民外來插業者占百分之十以上。今據省會館普及川地雜輯，移徙居民之來自何所可按圖而察。即就川人性格推斷，其聰明機智，亦與此種移集居民相互接觸有莫大影響。其見之民俗傳說者，如巴縣志卷一，疆域、山脈云：「茶坪昔兼九華山之稱，自南而北趨，長約六十餘里，高廣十里許。其首突起一山，曰聖人山。俗傳張獻忠之亂，一鄉婦殺無餘，惟一入避此得免，故因號「勝人」。而俗諺其稱，乃更為聖人云。」此與贛人填湘，湘有粟姓兄妹婚之說同。

四川語以明白曉暢著，頗為各省人移集後所造成之一種語言。巴語中多湘辭，更足徵湖廣人在巴縣分佈之廣。今錄其可知者以見一斑：

巴語言「老火」，湘語同。謂煮物失火功則煮及不易熟也。巴縣志釋為「利害」，「茶何」，與新方言「老哥」之說同近穿錯。

巴語言「雞為你」，湘語同。巴縣志曰：「謂雞子其為你也。」

巴語「居」，湘語同，音俗讀若姑，亦同。巴縣志曰：「說文：居，蹲也。或作踞、居、居。古韻在模部，音如姑。」姑音蓋存古也。

巴語「鬻」，湘語同，俗音讀若舖，亦同。巴縣志曰：「說文鬻、狀釜溢也。從古鬻字，字從，蒲沒切」。

巴語「行貨」，湘語同。市物不整半義也。張慎儀尚語引唐書「器不行盡」注曰：「不整半曰行」。

巴語「懶」，湘語同，請索容切，亦同。巴縣志曰：「蜀謂人猥瑣可憎曰懶」。引方言：「懶，懶也。郭云：羸小可憎之名也」。

巴語「儂頭」，湘語同。巴縣志曰：「巴語罵人鄙賤，呼曰儂頭」。引表記：「君子不可使儂焉。如不終日」郭玄注云：「可重賤之說也」。

巴語「儂」，湘語同。巴縣志曰：「今通謂疾走曰儂」。引說文：「儂，行貌。詩曰：「行人儂儂」」。引說文：「儂，搯也。居又切」。

巴語「白」，湘語同。巴縣志曰：「蜀語以取取水曰白」。引說文：「白，行也。以沼切」。朱璣集曰：「九春舉於白中掘出之曰白」。引說文：「白，搯也。居又切」。

巴語「白」，湘語同。巴縣志曰：「蜀語搯茶曰白」。引廣雅：「搯，搯也」。玉篇：「搯，去汁也」。本注一切經音義引通雅文：「去汁曰搯」。

巴語「通」，湘語同。巴縣志曰：「巴飲之茶又滄飲之曰通」。引說文：「通，通也」。玉篇：「通，去汁也」。巴語「眼映毛」，湘語同。巴縣志曰：「今通稱目旁毛曰眼映毛」。引說文：「映，目旁也」。

談巴語湘語

子董切」。惟湘語映音讀如「耽」耳。

巴語言「天七」，湘語同。晉書夏統傳，「聞君之言，不覺美毛盡裁」者是也。

巴語言「癆藥」，湘語同。巴縣志曰：「蜀語呼毒藥殺人曰癆藥，作去聲」。引方言曰：「凡飲藥而毒，北燕朝鮮之間曰癆」。

巴語言「澗水」，湘語同。巴縣志以：「今巴語以久澗食儲曰澗水」。引廣韻：「澗，所教切，豕食」。廣雅：「澗，澗澗也」。說文：「澗，久澗也」。

巴語言「枕帶」，湘語同。巴縣志曰：「蜀語謂拂塵曰枕帶」。引字林：「枕拂也。都感切。字亦作担」。玉篇：「担，拂也。音豆」。

巴語言「不消」，湘語同。巴縣志曰：「巴語謂不需要曰不消。消乃需要之合聲」。按消當一聲之轉，縣志非也。湘語不消有不必義，正不消之謂。

巴語言「惡禍」，湘語同。巴縣志曰：「通語驚歎詞曰為呼；巴語聲轉曰惡禍。惡讀上聲，禍讀去聲」。引說文：「禍，驚恐詞也。案湘人以惡禍聲示有所失而惋嘆之意。惡讀上而禍讀入也。又湘人以惡禍作村農招致明侶，隔山呼嘯之聲，則首去而次陽平，亦嘗聞之巴童之歌」。

巴語言「厭」，湘語同。巴縣志曰：「通語惡罵人曰吾話，巴語呼吾話曰日厭」。案日厭為穢語，真難言之。縣志非也。

巴語言「滾蛋」，湘語同。蓋蛋有不成形意，斃蛋為詬人通語，蛋圓故滾，官屏其從，乃叱曰滾蛋也。巴縣志作「滾蛋」，謂說文遼遼皆訓逃，乃曰：「蜀語呼遼遼曰滾蛋」。遼遼可訓滾，而遼意不含蛋，且遼遼聯用，出何經典耶？

巴語言「猴」，湘語同。蓋食食曰猴食，取義於猴之類羸羸物也。巴縣志曰：「蜀謂食食，為猴食。賦心。」乃引廣韻，「猴，食財之貌」以正其字，而意反索然。

巴語言「省」，湘語同。章炳麟曰：「今四川謂窺視曰省，音轉如枝」。取爾雅，「省相也」，時大雅，「省來省字以證」。巴縣志曰：「按廣韻，省，省何切，偷視也。漢篇，省，視之略也。是窺視專字」，省省可轉如枝，義不盡當於省，章氏古以證今，不足創也。

半。巴語言「滑」，湘語同。湘語更以「滑」稱「滑」，釋滑，蓋謂逃去如水之溜走。章炳麟取證於「滑」，乃曰：「今謂乘隙而逃曰滑，做介如滑」。又曰：「通語犯人在逃曰漏網，漏備為漏，西屬聲同義連」。觀兩於滑義似反較遠耳。

巴語言「沙牛」，湘語同。巴縣志曰：「舊雅稱馬，牝曰游。郭璞注，羊馬名。今俗呼牝牛曰沙牛。沙牛一絲之絲」。

巴語言「草狗」，走草，湘語同。巴縣志曰：「今俗呼犬之牝者曰草狗，其牝社求合曰走草」。引魏志，杜畿傳：「有牝牛草馬」。晉書，武昭王傳：「有牝草馬」。按湘語：牛，馬，狗，豬之牝者皆曰草；其牝社求合亦皆曰走草。

巴語言「狗野當」，湘語同。巴縣志曰：「廣韻，獵犬走草狀。丑入切。巴語呼狗曰狗野當，讀聲如野在形聲例」。按當作「狗野當」，不必深求出處也。

巴縣志曰：「鴉鴉小俗謂之八哥」。啄木今俗稱啄木官。編編俗呼椿老鼠。封俗謂之封狗。鴛鴦名團魚。按亦稱脚魚。埃埃俗呼土狗。凡此諸稱，湘語並同。

巴縣志曰：「金櫻子今俗謂之唐棣」。枳椇今俗謂之拐木。胡桃今縣人謂之核桃。一第

竹今俗呼為繁葉。凡此諸稱，湘語並同。

巴縣志曰：「螢今俗名亮火蟲。」今湘俗名洋火蟲，蓋螢火蟲之音轉也。

巴縣志曰：「蟾今俗名癩瘡。」今湘俗名癩瘡，音讀若「癩瘡媽」。

巴縣志曰：「春夢鶴俗謂之春哥。」今湘民歌云：「勸郎莫打春哥鳥。」蓋亦有此稱也。

又巴人呼鼠曰「耗子」，曰「商客」，曰「高火筆」，呼雁曰「雁鴨」，呼蠅曰「蚊子」，某類

則曰「飯蚊子」，「屎蚊子」。呼蟻曰「偷油婆」。呼子曰「沙五子」。呼蜈蚣曰「蜈蚣」。

呼蟻場曰「脚蛇」。湘語並同。

又巴人呼猴曰「猴三耳」，或稱「三耳」。湘語則呼「猴三響」，或稱「三響」。

又巴人呼「榜老鼠」，鼠音讀若「水」。今長沙鄉人亦讀鼠音若「水」。

又長沙鄉麻林橋人語尾「格」音，城市人讀其音曰「麻林橋格」。今巴語語尾亦多「格」音，

如麻林橋人語也。

又長沙人稱量半曰「搗米」，搗讀若「印山」。「搗」字僅見於村農茶端，蓋地方字也。巴縣稱量

米亦曰「印米」，字亦從「手」從「馬」，與長沙地方字同。

附註：篇中所稱湘語之皆說長沙語而言之。

三十四年十月在巴縣寫成。

龜 層 歌

陳子展

為魯寶先教授新著「殷曆譜糾謬」(一)作

我聞陶唐有龜歷，秘文獻龜越秦國，千歲寶龜三尺餘，背書科斗記開闢，世間神物那有此！不謂古有今亦得。今人嗜古喜得之，丹甲青文果寶刻。寶刻早棄考古圖，辛癸乙癸望甲辰，龜文卜辭先後出，地不受寶顯其餘，豈獨估容居奇貨，壘斷竟亦有此龜，龜歷史巫神話耳，眼前突兀胡為乎！快視購題驟然喜，信殷商獻陶唐歟？秘文不自殊方獻，甲書千萬皆益魚，似嫌開闢大渺茫，記玉正月自殷虛(二)。

泗水南，校虛上，權埋之徒教教往，玉龜已歿金幣亡，前王盡卜幽宮做。既毀不用積中歲，求遺乃歸柱下掌，流沙拾璧未堪訪，誰家發覆難相仿。君不見一部龜歷何瑰奇，萬古麟經稱絕響；游夏焉能贊一詞，初學後生徒惘惘。老夫百讀百低回，雖欲沾勇無能為(三)，精履未詳十年讀，破觀運慈半日炊。官家棧模固榮郁，登池芹藻亦光輝，辨河之塵汝何巧，有缺不費我真疑。

魯生蓬落藪奇士，頗許下走為同志。讀罷低回始也同，勇可逼沽終與異。以山夜雨助神思，已水清聲靈妙諦，龜鳴不已勸同聲，葉落無遺識秋意。以謂讀者不讀歷，周雖實事矣年式，如論年歷共和勳，焉遂取信於雜記。屬神龜言則闕如，史之闕文何必備，夏殷文獻不足徵，孔子殷人已歎歎。伊訓竹書有古今，或晚或偽俱可議。若以論於殷周年，說有三九寧無二，取巧但論自殷連，宋人之說猶如涕。諸王作教各豎池，相信外紀抑經世，御覽雜云科故書，鸞篋給是唐人業，索籍補屋巧竣工，斷鴉

龜 歷 歌

四三

歸免荷劫。龍爭法奇不萬年，其下疑年真理事。

計。術籍古屬問人，上古六術術論，春秋命歷序猶古，孔修鼓履非真。維時中氣未全設，吾職
靈鏡失閃頻。曲波旋呈圖緯難，世經三統無云純。以推應得舉有合，上世隱祿獨斤斤。今據卜辭推
術與玉靈從不知天行，年次鮮微月亦鮮。期豈不具求之句。孰知句法既歧出，理問復難如綠琴。紫府
百術為善策，古今新七一。一。建神聖必生惡道。安無解于定妄人。

山。魯生治學疾虛妄，不教沽名取沽務，心濟漏舍筆兼勞，刻史正履神為玉，善與兼哲爭獨毫，不屑
時賢與權量。偶讀靈生騰鳥賦，便驚夜底元階狀。又嘗推衍九宮年，補算善年為首倡。其
究真積年與朔實，宋志玉海相刻證。專恭世子就融通，同領準繩待宗匠。六。日乙未元曆苦未詳，壬
申起算親初始，縱使精神專尚之。甄明度數何多曠。七。術之疏密藉依連，到眼不辨一字數。八。
源商高以降三百家，拜此殿軍為大將。論敵相抑已云頗，老夫所揚語豈堪。吁嗟乎！霸王運上受秦降
強可稱孫。孫馮相，武。好射射天神，敢將天指占天節。吁嗟乎！若信履數在汝躬，何恨明難期
特訪此

古。君不見日在地中光明傷，其子明夷且伴狂。成湯以來六百祀，五感五哀卒不易。龜在元兮龜生角
，白魚躍兮亦為翔，聖人七竅隱何在，太白靈蕪大小張。微子肉袒事羊豕，子紂髮鼓暴恣，君以真
倫訪道者，天垂洪範待新王。天有玄秘何嘗秘，地有寶藏終莫藏。

吁嗟乎！洛出九略非涉乾，運出十語豈荒唐。九。三五六句的卜，七十二鑽鑽鑽，衣不一
結謀曰初，球元九由智為粟，合天之策罕有二，人為之妙信無雙。十。有雙自是絕無事，但今有勇
何妨試。天運玄奘為聖僧，怪力亂神徒自累。十一。月朔日域有誰哉，雖千萬人為誰避。

請驗示教歌。

老夫雖依禮弗陀，魯陽奮起揮長戈，禍崇殃咎尋常爾，朽骨其奈呂黎何。絕無之事竟有之，不信

請驗示教歌。
（一）殷歷諸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董作賓積思十數年之作也，今夏刊行。友人魯實先頃成糾紛一書，凡五萬言，歷表六十，附錄二萬言。於董氏所立論之五期兩派，祀統祀系，以及其所依據之歷術，所斷定之年代，所取證之卜辭彝器，皆條辨其非。全書有物有序，論證謹嚴，誠晚近之佳構，方之古人，吳鎮創謬，不足過也。

（二）殷歷辨始於盤庚十四年正月庚申朔。

（三）傳斯年殷歷辨序云：「彗堂之甲骨文，蓋世所尊。後生初學若不挺身以法，則何術自見。」

（四）實先史記會注考證取職，證職為賦所載彗陰月日，乃據黃帝庚辰辰元歷。蓋謂此歷秘藏於賈生改歷之時，頒行於武帝元鼎之際。

（五）東魏李善與九宮行恭歷術數歸後。雖稱實和郭守敬，精思若李商之。他如參差增補，士登江曰損之流，皆能辨指詳考，並於此歷歷歷歷歷。實先曾為推補其積年，詳見方彙編真理。雖誌第一期，於是此歷孰朔始可得考知千年以來，推補古歷之朔餘歲實者有之，考定積年者則自實先始也。

（六）宋徽宗與歷之積年朔餘，宋史歷志及王應麟玉海所載不同。阮元時人傳所載朔餘又復非真。任而積長曆料要，參史彙歷法通遠，未能審其是非。此書守禮歷歷通則謂其以丁卯算起算，其說非是。實先亦有考定，說見東方雜誌第十四卷二十四號。

(七) 全耶律履乙未元歷術致殘闕，清學為之曾為推補其歲實朔實。審其所定之數蓋以甲子日命算，然其氣朔不符。審先種此歷乃以壬申日命算，以推季氏所撰歲實之非。觀見東方雜誌第四十一卷十二號。

(八) 實先於古歷之學，著述甚多。其闡明幽遠，證其疏密者，不一而足。於古今歷譜，則自通鑑目錄以次凡數十家，俱是英其甚夥。

(九) 般歷譜於月日旬朔及日至夕間條列為十譜。如穿九曲之珠，規矩粗情，運用之妙在於承為。

(十) 般歷譜下編卷九第一首論卜辭辨補之法頗詳。其警句曰「整理卜辭如綴百繡之衣裳，何術自見。此如話本唐僧取經，到處逢怪力亂神，欲獲一席之割也。必詳衡此書之全，則有先決之條件在。一、其人必通習中丹如存堂，二、其人必熟識歷法如存堂。三、其人必下幾年工夫，然此絕無之事也。」

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子展記於復旦大學。

湖南經濟復員的幾個主幹問題

李維城

湖南擁三千萬人民以上之戶口，二千兆畝以上之土地，交通便利，氣候溫和，物產富饒，民生充實，其能於百餘年來以人力物力見稱於國內者殆非偶然；益以近年國家政策所鍾，竟於抗戰前後，在湖南境內完成粵漢湘桂二鐵路，且復籌於株州等處設立重工業之中心，向使湘水流域各城不於三十三年全遭淪陷，則湖南之經濟狀況殆已由農業經濟進入工業經濟矣，更何致一切事業摧毀殆盡耶！茲者，頑敵乞降，復員開始，舉凡湖南境內之政治經濟以及教育社會諸端，自將與其他曾被淪陷之各省區者，同樣有急待重新之建立必要，而經濟尤為民生之本，若不另為籌畫，恐將影響其他，爰行管見，略述於左：

(一) 救濟戰區損失問題 湖南曾遭淪陷之縣份，約近四十，不僅面積約當全省三分之一，且悉為全省精華所在之區；或則為敵軍據數年，如臨湘岳陽華容南縣等處，或則經敵出入數

次，如長沙湘陰寧鄉益陽沅江漢壽常德桃源醴陵等處，故其所遭焚掠搜刮之慘，不待贅言；即其最後於去年猝告淪陷之各區，如寶慶以及兩鐵路沿線與其附近之數十縣份，亦復備受顛沛流離十室九傾之慘！凡此毀損何可估計！今既着手復員矣，如何招撫流亡，如何補救瘡痍，如何分別授與耕牛農具乃至種籽衣裳，幾在在均為問題之最重要者。使非於半年之內明白其實在情形，統計其實在數字，則即令國際救濟總署慨然實施其救濟政策，而救濟所在亦決難合本省人民之力，以分別實際調查而定其救濟之數目，庶一切遭淪陷之區，於明春即可受安居樂業之惠也。

(二) 安置退伍士兵及游擊隊問題 湖南人民之從戎者，早於逃清中葉征蜀之際即以政整防陣知名，而近百年來所謂「無湘不成軍」之譽更無論矣！茲者，勝利已定，續軍之事且將即行實

施，於是各處退伍歸來之士兵，必將各層集於其故里，今若無安插之所，必為飢寒所驅，又凡曾經淪陷之區，其剩餘之徒假游擊名義而行竄山林之實者，亦所在皆有，彼等派捐勒餉，早已使農村不安，今若再聽其擴張，為禍將伊於胡底！凡此二者，均於農民之安居樂業大有妨害，故統及早恢復湖南之農村經濟，目前自應於此二者立善解決之方。按國民黨本有戰士授田之決議，依案推行，不難使退伍士兵得所安插，此當限於編餘之正式國軍耳，若各地游擊隊伍，應由政府立即分別解散，另善安插之法。據民國卅年湖南省政府所調查全省荒地，約共二百萬畝，是宜制處墾墾辦法，令解散之游擊隊各領荒土以作生活之所需，庶農村之隱患得以消於無形，而農業經濟又得以增加新動力也。

(三) 恢復農業生產力問題 湖南經濟，本以農業為主，據近來各方面之統計，則其每年之生產力約有下列各數字：

子	稻米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市擔
丑	桐油	六〇〇〇〇〇市擔
寅	茶油	一〇〇〇〇〇〇市擔
卯	紅茶	一〇〇〇〇〇市擔
辰	綠茶	二七〇〇〇〇市擔
巳	棉花	二九〇〇〇〇市擔
午	蓮子	一六〇〇〇〇市擔
未	五福子	九五〇〇〇市擔
申	菸葉	七〇〇〇〇市擔
酉	猪鬃	二〇〇〇〇市擔
戌	鐵道枕木	五四五〇〇根
亥	電桿	三〇〇〇〇根

此等數字，均由大宗生產或貿易之記載統計而來，若其屬於零星者，尚不在此列。雖然其在經濟上之重要性已顯然不可忽視矣，但自戰爭爆發運輸封鎖以後，凡此農產，十九湮滅，因之農村經濟，愈形凋敝。今政府雖已明令免徵淪陷區賦一年，因可使農民稍得喘息，然欲農村經濟復移活潑，自非恢復農業生產力不為功。而欲恢復

農業生產力，則更宜使農業生產品免征各項稅捐一二年，而以政治力量便利其運輸也不可。

(四) 繼續發展工礦金融問題 湖南之手工業如湘綉夏布爆竹篾席等項，早已馳名，機器工業，近亦略有基礎。惟惟國家計劃在湘潭新建之各大工廠，未及全部成立，即以戰事關係停工。至於省營工業，則首推湖南第一紡織廠，該廠原有紗錠五萬錠，布機二百四十八台，煙長沙大火後，只存連建安江之紗錠一萬錠，布機二百四十八台，其他初後殘餘四萬紗錠，雖免強可以配合半數，但迄今擱置未曾使用。至於礦產煤之儲量，約為一萬六千兆噸，其中煙煤六千兆噸，無煙煤一萬兆噸，鐵亦所在多有，如寧鄉安化茶陵新化邵陽耒陽攸縣永興沅陵隆寧等縣，均有佳礦，錳之儲量居世界第三位，鎢之儲量居世界第一位，皆未經大量開採，即有開採亦僅用人工土法，且多只以礦砂原料輸出易貨者。至於新化華錫之錫礦山，常寧產鉛鋅硫磺之水口山，雖規模

湖南營濟復員的幾個主幹問題

較大，而或則曾洽敵手，或則曾近戰區，故對不免表達，今日正待重新整理，增資開發。總之，如政府仍欲使湖南成爲中國一工業區，則國營之工廠及礦業，自應依照原奉計劃繼續進行，而其歸省營者，則應另由省政府聯合人民力量以赴之也。其資本之籌措，其如利用金融組織，以吸收游資，從事企業，兼今日湖南境內銀行缺乏，任何縣市地未成立一縣立或市立之銀行，即其成立已久之省銀行，其資本在三十一年底而只有三百六十萬元，規模如此，何能擔負開發全省實業之使命！故今日該經濟復員而圖繼續發展工業，則不能不趕快健全金融組織，樹立金融網，以增加其實力也。

以上四項，皆爲今日湖南經濟復員之主幹問題，其需要之迫切，情勢之嚴重，實使吾人有劍及履及之感，甚願省當局及全省人民同心協力，各盡其所能，以報効鄉邦。其第一項經濟策畫，如由政府偏年調查，收效必尤爲迅速，故吾爲數千萬難民同胞請命，更望政府能如期行之。

今後湖南工礦建設之途徑

二十年後國內建設者，孰不以湖南之工礦事業，為長江流域之重鎮，湖南人士亦孰不以此而沾沾自喜，而其中較工礦以起家者乃為尤著！夫湖南之鑛產，其種類固繁多也，其數量固豐富也，其開採冶煉之早之多固不後人也，其在國家之輸出數字上固又早占一可觀之地位也，然而試考其設備之新，規模之大，究有百分之幾能合乎「近代」二字之意義乎？湖南之工礦，固能就舊者而有所改進也，固能就新者而有所模仿也，固能於供給當地所需之外而又輸之他處且輸之國外也，然而試考其設備之新，規模之大，又究有百分之幾能合乎「近代」二字之意義乎？蓋經營之者無論為官為私，大皆不遇憑藉天然秉賦之雄而作初步開闢之事耳！以故不佞方之歐美之工礦，始等於三五乘之太極推輪，即擬之晚後日本之所存，亦復望塵莫及。凡此種種，具體可稽，以非

李爾康

本篇範圍，茲不論列。況自去年長沙忽告淪陷之後而衡寶柳永諸郡繼之，於是三四十年來國人在湖南境內竭智盡慮對工礦兩業所作之初步經營，幾至十不存一，損失之大，言之痛心。茲者頑敵已乞降，復員已開始，此後關於湖南工礦之如何恢復如何發展，能不及時籌畫並願以謀早收建設上之弘效乎！

夫目前之時期，因戰時與平時二者交替之時期也，唯其如此，故在工礦建設時間上，有其連續而不可分割之性質，唯其如此，故在工礦調整與復員過程中，應於救濟與發展雙方兼顧。何以必言救濟？湘省經敵數度蹂躪，人財交瘁，創巨痛深，目前產額久墜，流亡未復，人民求最低生活者必須品亦尚不可得，遑論建設哉！故言工礦復員者決不能屏去救濟所予創傷置之不談之列，而僅以單刀直入之方式，侈談建設也！是則復員

第一步工作，必須首先救濟人民窮困也明矣。必俟民困相蘇，民生之先決條件略備，然後發展工礦之計劃，始能收效。何以又必言發展？蓋其復員，其事甚速，軍需工業停止生產後，轉瞬即有大量廉價商品向我國傾銷，若國內工礦事業遲滯不前，基礎未固，必無法與之抗衡，而終於路上次大戰後紡織業之覆轍，故而預防此禍，非救濟之外途定計劃，以謀工礦之發展不為功。故為建國大計其始基，此二者必須兼顧也。

於上述原則，既不能不適應目前環境，又不能忽視未來事業，故在工作實施上亦應標本兼治，不宜偏重；其一為具有救濟性之恢復工作，其二為具有發展性之建設工作，兩者互為因果，故應雙管齊下，不可偏廢，蓋不救濟恢復，則人民之生活不安，何能從事建設？不發展建設，則政府之資財難充，何能實施救濟？兩者之互為因果，其理至明！至於救濟性之工作，則約有三種：一為安定人民生活，二為救濟農村經濟，三為實

今復湖南工礦建設流程

行軍隊復員。此次抗戰，湖南人民貢獻之大，遠與其受害之列為正比。在鄉土未淪陷之前，出錢出力，已竭盡所能；在淪陷後，流徙死傷，又隨處皆是，乃至距湘二千餘里以外之重慶，迄今尚有滿湘一帶之亡人，則目下之救濟撫卹，自係必要，除消極減稅免糧及積極振款施援外，尤須從速為人解決職業問題，以安定其生活。目前湖南急須安頓之人民大別為三種：一為流民，二為農工，三為軍人。就流民言，多係平日聚居縣市之商工工人，以及沿交通要道而居之平民。敵騎所至，皆嘗其苦，損失至巨，除一斃一死外，生者皆流徙異鄉，而終歲無家可歸，無業可就。就濟之道，宜速恢復工廠及礦場予以收容，使之參加生產，實行「以工代賑」之政策。就農民言，湘省農民，其數不知若干倍於工商兩業，此次兵災，不僅耕牛農具均有損失，且因戰事擾攘不能安耕，即僅免於流離，亦難於逃苦役，以故田園日就荒蕪，經濟頹於破產，日食無津解

決，更何力以購買工業品哉！於是且影響於工業生機矣！故若能救濟農村經濟，則既可恢復農業生產，解決糧食及原料恐慌，又可提高農民購買力，使工業品得以暢銷，故救濟農村，即所以間接促進工業發展也。就軍人言，潮人尚武風氣素著，從軍者較任何一省為多，其在抗戰期間中又已竭盡天職。現戰爭結束，自應早日復員，各就其業；如農業勞力已足，則政府應設法令其加入工業各部門，使工廠建設得到一批有訓練有經驗的工人，既可減輕國庫負擔又可促進工廠建設也。

上述各種救濟辦法，皆影響工礦復員，而工礦復員又應分別緩急，權衡輕重，次第興辦，按步推進。務使工廠建設有助於善後救濟，而在善後救濟工作中，又能配合工作建設之發展，根據此項原則，在戰後初期，吾人應就下列各種工作優先予恢復建設。茲闡述如下：

(一) 錢業方面：在復員期內，首應恢復建

設煤礦業。蓋煤為工業及交通動力主要燃料，舉凡輪船，火車，煉鐵冶鐵，在在需煤，過去湘、粵、桂三省鐵路工廠，全恃湘煤供給，每月約需七萬五千噸，自湘省陷敵後煤業多已停工，致遭破壞，目前煤荒之嚴重程度，普遍存在於全國，而湘省當大後方與收復區之樞紐，對燃煤之供應，其責任尤大，目前湘長江而上下之船舶，及以後將奔駛於湘桂、湘黔、粵漢、浙贛諸線之火車，皆恃湘煤為主要供應煤。若湘煤不恢復生產，則將阻滯整個復員工作中之交通大計，故為應早日急籌，首應恢復生產。

湘省規模較失之煤礦，計有官辦之湖南煤礦局，贛院煤礦局及私營煤礦局，觀者煤礦頗多，及商辦之三一、湘南、湘江等煤業公司，每年產量均在六千噸至二萬噸之間，各煤礦亦均有兵更損失，然略予整理補充，不難於恢復原來產量，誠能如是，則不僅目前交通燃料外，可以兼顧，且將將復工之全省工廠之所需燃料，亦轉賴以供。

給，是則若能加緊湘煤生產，即可大有助於工業之建設自甚明矣，其次對於民營小規模之煤礦，亦宜助其恢復，蓋因湘煤煤質甚廣，開採規模大小不拘，集資甚易，而獲利又豐，人民於農隙時，大多從事此業。今若政府予以協助，使其普遍開發，則又不僅補助大礦，且又可解決大部人民職業也。基於上述理由，可知首先恢復湘省煤業實為當務之急。

此外湖南富產之錳，鉛，鋁，鈣，鎂，鈷，亦為工業重要原料，如欲工業建設順利推行，則對此項大宗原料，急需設法供應；其中且有大部輸銷國外，採取外匯者。故恢復此項礦業使之繼續生產，既可加強國內工業建設，又可加強國際貿易，以換取工業生產所急需之機器也。

(二) 工業方面：大戰之後，衣食奇缺，故工業復員首應就與人民生活需要息息相關之輕工業，如紡織，碾米，榨油，製革，玻璃，瓷器，磚瓦，水泥等部門着手。夫生活四大需要為衣食

今後湖南工業建設途徑

住行，除交通設備應由國家統籌辦理外，衣食住三者，自應由本省自謀解決。上述紡織業製革業，即為改善衣着之所需，查湖南省第一紡織廠規模頗大，有紡機五萬錠，每年產紗三萬餘件，產布一萬餘疋，乃自長沙大火以後被燒燬，產量銳減，目前應即遷復原址，補充整理設備，恢復生產。若碾米，榨油，則為解決食料之要圖，查湖南米糧及油籽均係復產量很快，故工業復員，應就碾米與榨油方面予以協助，促進生產，以濟民食。至於磚瓦水泥則為解決住宅及各項建築所必需，長沙大火，衡寶常潭又經苦戰，其間磚瓦十不存一，復員以後，人民將無所蔽風雨之故，應一面就湖南原有之磚瓦水泥業，恢復生產，一面另建新廠，以解決建築上之所需。其次瓷器玻璃亦為日常所不可缺者，省中本富備此項原料，設法生產亦易為功。又湖南生產品之有國際貿易者，如桐油，茶葉，亦應恢復生產，以換取外匯，改善農村經濟。此外人造肥料乃發

五三

展農業所必需，亦應積極籌劃製造。

一俟煤產日豐，衣食有着，然後再從事於冶鐵煉焦機器及橡皮之製造，而配合整個工業計劃鞏固國防，促進未來發展以與國際爭衡。

此外，工礦建設更須與政治、經濟、財政、交通等環境配合發展，就政治言，過去湖南一般新式工礦業既因人民資力薄弱，難於經營，多歸官辦，但其實際甚少成就，以湖南天然環境之優越，財力物力之充足，而經過數十年之建設，迄今工礦業仍如此落後，人謀不臧，難辭其咎！現建國伊始，根據計劃經濟，大規模之工礦，固仍應由國家經營，但須一本經營之意義，不可徒利少數之「實業官吏之貪污」，其他則宜獎勵私人企業，以補國營事業之不足，而使人力物力時間空間，皆能儘量利用而不致虛擲也。

就經濟財政言，以我國經過八年苦戰，民窮財竭，而百廢又須復興，目前急需大量資財用於善後救濟，故工礦資金因之其感不足，於是人民

從事工業之上建設者，縱或人力物力兩皆許可，與原料不生問題，而大宗資本，在國內籌措殊為不易，是又非利用外人投資不可也。或以為發展私人企業而放任外人投資，必將養成壟斷性之資本家，殊不知利用外資，總理已有明訓；且由中國工礦之落後而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其間距離尚遠未可以道里計也，則吾人又何嘗作此種杞憂乎？

就交通言，煤在開採後，工業在生產後，所應顧及者即為運銷，大規模之煤礦，因其地位固定，所占運輸噸位甚大，應就地建築輕便鐵道，連接交通幹線以利運銷，其所積交通建設之困難多矣，至煤以外之工業，運輸成品及原料，亦無不與交通建設息息相關。因此希望政府一面儘速修復全省所有鐵路幹線，全部通車，一面趕緊未完成之公路鐵路，以補不足。至水路交通雖仍通行無阻，然欲加強運輸效率，則應疏濬河道，改進水利，趕修輪船，增加其量，以及重定合

理之運輸費用，毋使鐵路輪船之公噸里運價與汽車相同，致徒使某種單位能取精用宏，而整個工業前途乃食其惡果，是亦當務之急也。

上述各點，係因地因時制宜，僅適用於戰後初期建設，而未來之發展，還須與全國經濟政策力求配合而行。蓋我國戰後經濟建設計劃自有其整個性與一貫性，一方面復員工作需要因地因時制宜，另一方面又需要統盤整個的計劃，而二者之間，更須互相配合，互相適應，此誠經濟復員期間普遍存在之問題，而在工業部門尤為重要。

(上接二五面)解除困難的方法，也許是件根令人快樂事。然而偏偏恰巧在這樣的國家之中，很難於同時獲得有關計劃應用的必要的經濟條件。

在某些經濟環境均屬便利的富國里，每每陡然發露政治上的困難。於是定有許多人士出來論斷這件事，說是民主政治應當滿意於一種從另一不肯抹煞個人選擇自由的計劃所產生的較為遲緩的經濟上進步。但是，這是一種顯然不合論理的地位，而且世界上最不顧及結果的事，莫過於說是一個國家在其他一切條件都屬於順利的情形之下，只須繼續尊重個人的好尚和選擇，便能完成那種在俄國已經構成的經濟革命。

復辟也，故湖南工業之復員問題，既宜在針對現實需要，而又能顧到整個計劃。

最近，經濟部翁部長在外籍記者招待會談話中，曾言「吾人所注重者，在求中國本部建之一工業生產及新式交通之穩固基礎。」此即係針對現實，先培根本，根本既固，自可推進全國性之建設；湖南新式交通條件，略已具備，今後工業復員，如能處理得當，則本其先天優越，何難於固有之崗位擔位上述之偉大任務乎！

眼睛

在醫院裏，這已經是很長的一天了。這些幽暗的時間，像迴廊裏的圓拱一般向後延伸，是一些連續的很長而使人精疲力竭的日子。薛爾福斯特醫生舉止慌張地匆匆趕過走廊，向着臨街的大門走去。他像一個正在逃走的人一般，脚步飛快幾乎是等於奔跑了。他看到那些牆上的潮濕的綠色油漆上有那個十一月裏傍晚時候的「白霜」。濃霧已經鑽進了走廊，每個電燈泡子都被一種霧氣的光輪圍繞。水門汀鋪的地面，在他腳下發出沉滯不響的回聲來。

對着大街而開的，是一組綠色油漆的複式旋門，門的每邊都有一條褐色的磨損的傷痕，這是性急的人用腳在這兒把門推開的結果。薛爾福斯特醫生一面走，一面把手套拉上，急急用肩頭撞拉着那組旋門。但是在旋門退讓而給他通過的時候，他聽到了走廊裏有一個呼喊的聲音。

英國皮治克羅夫特作
呂 天 石 譯

「大夫，薛大夫！」
「呀，可惡！」他低聲說着，「什麼事。什麼事？」

如果更遲一秒鐘，他已經穿過那組門而離開醫院了。他躊躇了一會兒，終於聽憑那組門在他背後旋過去，但是一個護士跑到了走廊，他又被捉住了。

「大夫，我來道歉，」她說。「護士長已經叫我在您來走之前來找您。」

「還有什麼？」

「斯大夫還沒來，有一個病人進來了；現在是在那收容室裏——是一個——」

薛大夫來不及聽她的其餘的解釋，便突然轉身，由她身邊穿過而回到了走廊上。當他衝過去使她由於他的急速的行動而連後靠在牆邊時候，她看到他臉子的蒼白，是近乎灰色的了，而且顯

睛深凹。他那銳利的黑眼睛深深地陷入他的頭顱裏，眼眶下面的皮膚，黯黑變了色，兩唇白得幾乎和他的臉子同樣的白。

「仍然，」她心中如此地想着：「做一個醫生，或是一個護士是無用的，如果你指望獨佔着你的已的生活。薛大夫是幸福的，他有家庭，一個妻子和一個嬰兒；他的生活並非是完全花費在醫院裏的；而且，如果一個醫生不但要為自己醫藥，又要擔任醫院的職務，他當然是極端疲倦的；這是出於他自己的選擇」。可是她忘了（也許是不知道）薛大夫在這個醫院裏工作原來沒有薪俸的。

薛爾福斯特突然闖進了那間收容室，接着狂亂地閉門上。

「還有什麼？」他說。

護士長是在這兒；和她在一塊兒是一個青年的女人，這個女人是座在一直抵到這個空洞洞的用來報藥室的房間另外一端的長椅上，她是一個

眼晴

容貌顯得很老的青年女人，穿着不相稱的醜觀衣服。她那淡黃色的皮膚和青白色的嘴唇完全沒有塗過口紅，或者傅過粉，彷彿她曾經立誓不願對於她的外貌發生興趣一般。

無氣力地躺在她的兩臂裏的，是一個四五歲的小女孩。這個小女孩的身子好像硬硬的，有反抗性的；那兩隻手臂似乎已經不能使她舒適了。她的頭越過了母親的手臂灣子而向後懸着，太向後懸了。她的臉發紅，兩眼充滿着血。呼吸迫緊了，這個孩子是在一種發熱昏迷的狀態中，也許完全失去了知覺。

一秒鐘之內，沒有一個人說話。

薛爾福斯特把背對着兩個女人，脫去他的上衣和手套，再把它們扔在桌子上。

「還有什麼？」他一面扔去衣服，一面如此地說。

「這個小女孩大約是在一刻鐘之前送進來的……」那個護士長開口說着，她不知道是否得到

五六

他的這聲。「斯大夫死後沒有事而就死了，而這
個病人……」

「病的開始如何？」薛爾福斯特打斷她的話就
來問了。一時突然急急轉身對着那個孩子的母親。
她抬頭向那個護士長看着，因為她不知道她
是否可以說話。

「昨天，」她說了又疑起來。

於是薛爾福斯特在房間裏踱來踱去。

「說下去，」他說。

「昨天早晨，她醒的時候，已經好像有一
點兒不舒服，而且不活潑；我的丈夫看到了她，
馬上便說道：『呀，看一看她的眼睛，這孩子的
眼睛那麼樣了？』我以為她的眼睛必定是受了大
驚……」

這個女人停止說話了。她覺得很難向這位臉
色蒼白而性情緊急的醫生說話，因為他說起話來
總是這而急跳的，他便不說話，並且好像是並不
聽他說話一般。

炫目的電燈光射在他們身上，把他們的影子
完全變成了白色。並且發出虛幻的光輝，在他們四
周發出輪廓明顯的影子，那個笨硬的白推椅和護
士長的高大的身段，得了那個孩子親親的累求的
襯托，顯得異常清楚。她奮力接着往下說：

「以後，昨天一整天，她似乎是不活潑的，
並且頭痛得極厲害。她好像開始睡着了，但
很安靜，然而我不喜歡她睡得如此安靜。我給了
她一點兒湯，可是她似乎不想要喝，雖然她喝下
去了。」

當她說話的時候，薛爾福斯特在那個孩子的
膝下放了一枝體溫表。以後他開始為她把脈了。
他發覺那隻手又熱又乾燥，脈搏雖慢，但是非常
清楚而不規則。他翻起那個孩子的一隻眼睛的眼
球，向眼睛裏注視一會兒；眼球是變了色的，而
且充滿着血。他放鬆了手，當那些烏黑的眼毛又
落在臉頰上時候，那個孩子並沒有什麼表示，也
沒有什麼動作。

「說下去，」他向那個驚慌的母親說道：「你還睡。」

「當我丈夫進來的時候，他既不喜歡他的臉色，我們應該替生，如果她到這所臉色仍然是這樣。因此我告訴他，等我們看一看她睡得怎樣。現在我只希望我昨天如此的處置是對的。」

「羅斯福特由孩子的腋下取出了體溫表的時候，她的話突然停止了。她安靜地坐着：兩肩雖然酸痛，但她並不把孩子在她的腿上移動一下。她竟有一句非說不可的話，有一句和孩子有關而非說不可的話，並且要給她知道他所想做的事，或是他所知道的事。」

「他幾乎沒有看一著那個體溫表，便立刻送還那個護士長。其實，他是不需要看一看的。他知道體溫表是在一百零二度以上。」

「是了，」他說着，他的語聲仍然有點疲倦而急躁的意味。

眼

睛

「她變得極安靜，」孩子的母親說，她看出她性急而漸漸有果斷了。「她睡眠很好，我以為必定是沒有什麼東西，但是今天早晨，她並不好些，也不更壞些。只是一味無精打彩地睡着——便是今晚傍晚，她仍然如此，以致我簡直不能喚醒她。沒有辦法，一直等到我的丈夫回家，我才立刻把她帶到這兒來。」

「你的丈夫來了嗎？」

「沒有，」她說。「我有另外兩個——他是年紀最大的一個。」

他點一點頭，轉身對着護士長，並且低聲很快地說了話，同時他從桌子上拿了她的外衣穿起來。

「就是，大夫，」她聽到護士長如此地回答着，「當然。皮字號病房的那個小附房室是很空的。我立刻去照料……」

「不——我將照料這個，」他說：「您照料這個孩子——那麼，我必須走了。」

五九

他講完了這話的時候正在那房門口。拉開了門，等那個女人抱着她的孩子站起來的時候，他忽然轉身回到房間裏去。

「再見，」他說，「再見，」他說完這話點一點頭，也不等她回答便走開了。

五分鐘之後，薛爾福斯特又在那個走廊裏，把那組通往外面的大門匆匆走去。只須讓門一扭，在他打開起來之後，他便與最近幾個星期以來所嘗過的痛苦的生活隔離。現在他已經過度辛苦了。他非休息不可。

但是，當他走着的時候，他的腳步漸漸慢下來了，後來他不知不覺地停在門前，站在那兒等候；他咬着他所帶來的那隻手套上的指頭，用他的牙齒急速地拉着。

一切必須要做的事，他已經做好了。斯騰代爾醫生已經在醫院裏；他能聽到那個雄壯的醫士在他背後的那些鋪石板的走廊裏及響過來。如果現在走向去把病狀的詳細情形告訴他，那將走

一件笨事；而且他太疲倦，不能與斯騰代爾說話了。況且，他這時所想的並非是那個孩子；她快要死去了。她得了腦膜炎，而且是一種急性腦膜炎，死得很快。她那些充血的眼睛已經反映出她母親的最後一次的身影——這是她所能看到這個世界上的最後一樣東西了。

他站在那兒咬着他的手套一會兒，終於以一时的感情的衝動，推開了那組門走到了外面，然後選擇回家的那個方向走。

片刻之後，他又轉身走回來，腳步很輕像是破壞了私人的常規似的。他穿過了那組旋門，而後走到了進院的那個總入口處。在這兒，他小心地裝上了一斗烟，燃着了煙，站在黑影裏，凝視着烟草煙黑暗中發出的亮光。不時發出一個深深的嘆息。

他只待等幾十分鐘；終於他看到那個母親走出來。

「也許我要和您同走一條路，」薛爾福斯特

講道。『百傳讓我去送您到那個拐角上。』

那個女人沈默地在他身邊走着。

「護士長，您聽過嗎？」他說。

「先生，說過，」她回答道。

他們兩人又曠黑地走着。

「她說她不是您的唯一的兒子罷？」

「先生，不是的——我另外還有兩個。」

「但是他是您的第一個孩子。」

「先生，是的。」

「另外兩個是很好嗎？」

「很好，先生，謝謝您——是現在。但是，

在那時，這也是如此。假定其中有一個明天醒了的時候，也有這些收斂。我將如何安置？我怎麼能安全？」

她的話語說得很快，但是態度非常鎮靜。

「一個人能安全嗎？」

這問題是從他的同情心上發出來的，但是聽了好像是一種詰責。他們兩人不再說話了，一真

走到那一條街的盡頭處才又說話。

「我在這兒非走開不可了，」薛爾福斯特說

道。「再會。」

他看着她走過了兩盞街燈，以後她便在那朦朧的黑暗中隱沒不見了。她沒有回過頭來看一下。

於是薛爾福斯特以極大的速度走回家去。他本希望剛才曾經向她多說一些話。但是，再三詳細的說話有什麼目的？他目前所需要做的是使自己的神經休息，使他自己有清晰的判斷力：為何在辛苦過度的一星期中挑選了這一個例子呢？那個醫院所需要的是他的知識，並非是濫用的感情，和加重的神經過敏。

她是沒有同情的。當她第一次遭受這個災難時候，這個災難，有如一個很可怕的創傷一般，暫時使她沒有苦痛。「我的第一個孩子就受死去了，」她向她自己說着——而這句話使她有極大的，莫名其妙的滿意與氣力。

薛爾福斯特漸漸也有這種得意的神態。他大步地走到有街燈的那條長街；有兩三盞街燈在他前面，都是在那些一環一環的霧中亮着的，每盞燈在它的四周射出一種蒸氣似幽暗的亮光，當他走進去時候，有一個帶着藍圍兒的黃色輪子徐徐地旋動。

誰有一定的把握呢？一個醫生面對着危險：熱病的危險，傳染的危險，有死的氣息危險，和腐爛的肉的氣味的危險。只是把旋門關上，這是一些不能消除可以隨他走出醫院而打進他私生活與家庭裏去的危險。這時另有一個脚步尾聲隨着他了；他轉過身來，但是在霧中，他看不見一個人，只是那些不等的脚步繼續向前走着，並且有一個人乾咳一聲，清清嗓子。

他避開了那些燈光，於是這一天的那些鮮明的景象，都在他那時眼睛之前的黑暗中了。他看見了那個母親抱着孩子坐在那個座位上，這個孩子在她的兩臂中，一動也不動；而那個強烈的光

照在孩子的臉上和發熱的眼睛上：一時忽而是玫瑰色，一時忽而是充滿着紅光和紅玉色，一時又無限地延擱很遠，像一個有紅眼睛的西方天空似的，靜脈和動脈都懸掛在這個天空中。

終於他停止脚步了；回轉身來，便立刻飛快地向醫院走回去，用肩頭推動了那組旋門。

★

「薛大夫」，在一小時之後，斯騰代爾用他那感動人的深沉的聲音說，「我很詫異，居然看到您仍舊在這兒。我以為您早已回家去了。您昨夜睡覺了嗎？」

「呵，只是一兩小時；我沒有什麼，只是一點兒疲倦。」

「老朋友，您的臉是灰色的——你的睛眼好麼？」

「我今晚將要留在這兒。有一樣東西我要細看。」

「毫無一點兒需要；我將在這兒，到夜半為

止，或是在夜半之後。是什麼事？」

「一個害腦膜炎的病人在皮字號病房的附屬室裏。」

「什麼，今晚來的那個孩子嗎？毫無辦法。」

我可以把詳細情形告訴您。她非死不可。」

薛爾福斯特法視着地上，好像他是對着地說話一般。

「我曉得。」他急扭身體而說道。「這正是我將留在這兒的原因。」

「我不說。」

「我要觀察那兒正在死去時候的呼吸。」

斯騰代爾擺一擺頭。

「請聽我說，」他說道，「您能在別的時候做這件事。否則您將當場倒下來。」

「我決不會當場倒下來。」

「您何以要這樣呢？」

「很明顯的，」薛爾福斯特並不抬起頭來說這樣地說，「因為這是一個特別的好機會。從現

在起，以至於死，她將是毫無知覺的；她將在天明之前死去，以俟我可以休息。您懂得我的意思了嗎？」

「不能說我已經懂得。」

「我懂得；可是只是一次：我要再看一次。我敢說，這確實是我今晚將妥留在這兒的唯一理由。」

斯騰代爾一把握住他的手臂。

「您該想到傳染，」他叫。「您將彎下身來在那個孩子的臉上俯視好幾小時。那兩個鼻孔裏出來的氣息是很危險的。薛大夫，我盼望您能聽從我的話……此外，你對於您的妻子，您的

孩子是負有責任的：這是不安全的；尤其是在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

薛爾福斯特發出一個短而尖聲的大笑來。「抱歉之至，我不能接受您的勸告。」接着他以驚

流也似的飛快的脚步跑上了樓梯，一步跨三級，末了便隱沒不見了。

眼 睛

六三

斯騰代爾聽到他在樓上叫着。

「拿一副檢查球體的鏡子到床字號與房後附屬室裏來。」

薛爾福斯特獨自一人在那間躺着一個死孩子的房間裏了。除掉床頂上的明光燈之外，全室都在黑暗之中。他固定地前後走來走去，有時走到光亮中，一時又走到黑暗中。當他身動的時候，他自己的影子遮着那個靠在枕上睡不動的小身體，末了又把這個小身體照亮。

薛爾福斯特的脚步是轉而穩定的。他不感覺疲倦了。他覺得很歡喜，因為他留在這兒沒有離開，並且因為他的愉快是逐漸增加的。他前後走着，從這道壁板走到另外一道壁板邊。他的影子始終在一種或明或暗的律動中一落一起，一落一起。當他經過的時候，那道光線在孩子的臉上閃出而後閃進，一時是黑暗，一時是光明，一時又黑暗，一時又光明。

他停止脚步，細心諦聽那個只能在沈吟中略

為聽見的呼吸聲。他遲疑了一下，心裏躊躇不安，身上略為顫顫，他站在床邊了，臉對着孩子的臉。在好幾分鐘之內，他一直是不動地注視那雙眼睛，並且感到有微弱的，低聲的氣息觸着他的額頭。是上午三點鐘了，薛爾福斯特已經沒有時間的感覺了。孩子似乎是死了，但還沒有死。有時他停止脚步，而遠遠地凝視着她的臉。

在他的周圍還有三張空床。他躺在與孩子距離最遠的那張床上，好像是隱沒在房內某個為黑影所遮蔽的遠處一般。他拾起一本書，不安地捧着，因此有一點兒朦朧的光落在書上，後來他窺視書上所印的文字。他翻了一頁，終於又把書放下。

也許這個孩子到早晨才會死。他所等候的時間已經比他所預料的時間更長久了。斯騰代爾曾經以有受傳染的危險告誡了他。也許第二天早晨他便會看到他自己的孩子在醒了之後，用同樣充血的眼睛向四周環視。這就是那個孩子的母親最

初所看見的情形。「看一看這個孩子的眼睛，」她丈夫曾經如此地說過——「這個這子的眼睛那麼樣了？」

呼吸更爲顫動了。薛爾福斯特的影子立刻跳起來穿過了房間，他彎下身來，又在那孩子的床上来俯視。那隻眼睛是藏在眼鏡的鏡子的亮光裏了；瞳孔已經被類茄糖所碎了。薛爾福斯特正在宛看一個不動的，玫瑰紅的「小池子」的底部。這道光線使那個半透明的眼睛外皮明亮了；它照過那個角膜和水樣液了；經過着透明薄膜的那個抽緊的玻璃體了；終於徐徐照亮了那個小池子本身的深紅色的底部——就是那個纖而柔的網膜。

這個很深的紅色背景，現在是他視線所專注的全部範圍。當他注視的時候，那個發亮的小池子化爲一種帶深赤色的烏黑的一「天空」；很遠，很遠地伸展在他的頭頂之上，而他是唯一的一個注視者，他出神而冷淡地向那兒不斷地觀察。

眼
睛

遠遠在一邊的，是一種蠟黃色灰白的角膜薄野，那個薄野標出那個視神經達到背後腦經的地點。在他所見的一種天空中，那些微妙而無限地走來走去的靜脈與動脈便是在這兒分歧；那些靜脈的顏色較深，那些很大的動脈也像紅玉一般的閃着光了。血液在這些靜脈與動脈中穩定地流着，並且還要流一秒鐘。

在這時候，有一種化煉的，瀰漫着的東西麻住了腦經，於是，血液停止流動了，景色也改變了，有一種細微的無色的點子，就是血流裏的一種中斷處，在每個脈絡裏顯出來，並且緩徐地跳過那個天空；而後又是另外顯出來一個。這個流動的裏面花爲一個小圓珠了，這就是這孩子心房的最後的一些微弱的搏動。最後的一個點子慢慢地流着——停着；動着；而後又停止。那個玫瑰色立刻變淡了——更快而且更白了，後來全部的景色都失去了顏色，終於死去了，那是模糊的，是像黃埃膜一般的。

六五

薛爾福斯推開了他的窗牖，這後而立，他心中突然激發着一陣屬於人的慈悲。這是死中的奇怪方式。沒有眼淚；沒有愛；只是供醫學上的觀察的一種無名的材料。他閃過了兩眼；在那紫眼皮之下，那個黑暗成爲深紅色，並且有像一塊花瓣一般；裝飾着許多圖案，而後它又慢慢地變爲紫色，而後又變爲深黑色。他按鈴找那些護士了，末了他急急走出可醫院。

街上是很冷了，街燈仍然亮着，但是在周圍附近沒有一個人影了。薛爾福斯特感到太疲倦而且走不動了。他被一大羣混亂的恐懼所禁錮了。他認爲早該聽從斯騰代爾的勸告。斯騰代爾的話看來是對的。他已經和那個孩子在房間裏一塊兒關了好幾小時。真是粗魯，已經使他自己的孩子有遭受傳染的危險了。

像在惡夢中的一個矮小的人物一般，他繼續走過一排幽暗的，無窮盡的或明或暗的列柱，只感到不斷地重複想及有傳染危險的痛苦。他是被

一種不能忍受的死的感覺所壓迫了。兩足促使他更快地向前走動，自己並不知道，他是用跑步來了。

到家時候少聲響一所房子是沉靜的。他在黑暗中摸索而行，並不註開那盞電燈。他的妻子和嬰孩都是安眠著的，因此他們並不轉動身或正味息一聲。他急急地換下自己的衣服，甚至忘了開衣便袋頭地粘在床上了。

不久，他不知不覺地爲一陣濕透的瞋眼之流所擊擊了，四肢像亂草的葉子在一道綠流裏伸展着；他陷入很深的深綠色裏了，後來他完全隱沒在黑暗中了；他的身體在溼溼的深水上不停地被水翻滾又推去了。鹹的手指攪着他，把他的肉筋解了，後來他的骨頭發出綠色的微光，並且在最深處也顯露了。

快到天亮的時候，薛爾福斯仍在睡眼惺忪中醒來。他是仰臥着的，用一隻臂枕在頭下。他的呼吸是一陣急似一陣的，並且深重。他正和一個

惡夢里的這些可怕的恐懼掙扎，但是結果無效。一些淫蕩而可怕的孩子在他四周擁擠，並且用他們潮濕的嘴碰觸他。他的暮雲圍繞着他，使他的四肢麻木。他的靈魂因為不可忍受的厭惡與恐懼而痛哭了一——他是被放棄而陷入最黑暗的恐懼之深淵裏了。

他尖聲叫喚着，但是他自己知道他並沒有發出聲音。他的身體像大理石一般躺在床單上，他的胸襟裏那個受壓制的內部唯有發出深的嘆息來。他睜開了兩眼，在好幾分鐘之內，他是醒了，但又沒有氣力來動盪一下。他嘆氣許多次；最後他奮力喚醒了他自己。房間充滿着寒冷的，灰色的冬季之光。

他的妻子的床上一陣沙沙的動盪之聲。

「你正幹什麼？」她問。

「我必須起來一會兒，」他說。「我做了——個可怕的惡夢。」

她轉過臉來看着他；並且立刻大聲叫出來：

眼 睛

「呀，你的眼睛！你的眼睛是怎麼啦？」
「什麼？」薛爾福斯特說着，是用很低的聲音說着。

「它們很紅，而且有血筋。」

「給我一面鏡子。」

他看到他的兩眼發熱而且是深紅色的，整個眼珠都是充血的了。

他非常鎮定地向他的妻子說起來這是什麼意思。在幾分鐘之內，他們兩人不作聲地坐着，避免的互相凝視。

「快！」他說。「打電話到斯騰代爾家裏去聽：刻不容緩。請他幫助我們。他一定會有一種辦法。」

他看着她用發抖的手拿起那邊的那個電話機了，而當她講話的時候，他的身體却完全沒有一點氣力。她轉過來對着他。

「他說他必須問你說話。」

她聽到斯騰代爾的那個強而有力的語聲在他

去全

的耳朵裏響着。

「薛大夫，是您嗎？您早該聽從我的勸告。您的神經使您不能自制了。自從您最初看到那個孩子之後，只是十二小時，而自從您是在真正傳染的危險中，只有三四小時。」

「是的」，薛爾福斯特無精打彩的說着。

「還有什麼」？那個語聲又來了。

「天啦！」薛爾福斯特叫起來。「這個潛伏期！我必定是發瘋了。這真是荒誕可笑——我如何能忘了這個？」

「假如您不留心，您將忘了你自己的姓名，」斯騰代爾說道。「再去睡覺吧，大約要睡十二小時。薛大夫，再會。」

「這沒有什麼，」他一面說，一面感覺到他的「一顆心猛烈地跳動着，」這沒有什麼。天啦，

我如何能忘了？我必定是發瘋了。」

「可是你的眼睛，」他的妻子說道。「你的眼睛！」

「沒有關係。只是一種奇怪的神經上的反作用。這就是我一直所親見，所想到的東西。而且我是太疲倦了。當你的心神逃走的時候，它是能發生這種徵候的。太奇怪……頗使人大吃一驚的……」

他自己滑倒在床上了，突然接連流出了一陣眼淚，並且發出了一陣大笑來。

此篇自倫敦比昆Dag. Peggis書店出版之當代短篇小說集中摘出，於三十四年五月譯成，作者姓名原又為「T. O. Bacchroff」

——譯者記。

安慶近狀之一斑 (本社特約通信)

如 許

安徽是從二十七年就全境淪為戰區的一省，幾年以來在敵軍蹂躪之下，地方殘破不全；加以去歲秋季，淮河南北，旱潦成災，老百姓相率逃荒，農村十室九空，安徽竟成了近十年來未有的慘象。不過自敵寇投降而淪陷區相繼收復之後，當局已在戰時省會立煌成立復員計劃委員會，派省府委員分任收復區督導工作。記者於九月十七日隨同督導團由立煌向遠涉險阻七年的安慶而進；其間的公路過去早就破壞了，祇有安慶六十里的短短一段，是由敵人修築供軍用的，橋樑全係木質，粗製濫造。所以汽車經過時，像喝醉了酒似的，司機太為日本鬼子真缺德。

我們行抵距離安慶三十市里的楊家亭，沿途集結歡迎的民眾已有數萬，夾道歡呼；一個個向我們投以熱情親切的眼光，老年人走上來攀談，詢問大後方的情況；摸摸記者衣服拍拍記者肩膀

安慶近狀一斑

說：

「不想今天又看見國軍，我們在鬼子的壓迫下度過了七個年頭，真是鎮日用眼淚洗面。」正說著話，由城內開來五輛汽車，日方高軍官四人，鶴立道旁，向社參謀長舉手致敬，面部表情十分嚴肅，我們就相率上了車。

一小時後，車子進了市區，一直到省府才下車，街上大建築物都被鬼子破壞了，觸入眼簾的盡是些斷瓦頽垣，老百姓恨透了敵人，一個老態龍鍾的老太婆在十分淒慘的老淚縱橫之中說：

「敵人把我們的房子拆了，木料搬去劈做茶燒，磚石運了去砌碉堡，我們逃到鄉下再回來，已經是無家可歸，為著要活下去，就在瓦礫場上搭起一座棚，擺些雜貨出售，變賣了鬼子的壓迫款項。有一次鄉下連城來的人，帶有五千元老法幣，向我們店裏買了些日用品，我們見着了老法

六九

幣，寶貝似的藏起來，不料被萬惡的漢奸看見了。他去報告日本憲兵，說我們是游擊隊機關，這些法幣就是用以發給游擊隊餉銀的，真是黑天冤枉，假如我們真是游擊隊那就好了，老李犯這些喪心病狂的漢奸一槍打死了，為國家民族除害。那日本憲兵搜出老法幣之後，不問青紅皂白把我十八歲的兒子帶走了，至今生死不明，你們早半年來，我的兒子就不會死在鬼子手裏了。」

旁邊立着一個工人模樣的青年給着說：

「這些鬼子真可惡，我們恨不能去吃他們的肉，剝他們的皮，上面現在為什麼不許我們報仇呢？敵軍憲兵隊那個小鬍子真是禽獸，某一向，美國飛機轟炸得兇的時候，他害怕起來，向隔壁張家老太太獻殷勤，常常帶些掛套村來的衣料鞋襪等敬她，拜為乾兒子，我就知道這傢伙不懷好意，張老太太也是沒辦法。每當美國飛機駕臨上空的時候，這小鬍子不緊要固防空洞裏去避難，總是靜悄悄地瞞着同伴獨自躲到乾媽家中。」

因為他知道中央機關和美機是不會轟炸自己的老百姓的。最可恨的這傢伙一雙色眼，每次來了，總帶着張老太太的外孫女兒小鈴子開心，小恩小惠的送絲襪子送化妝品。後來竟趁張老太太不在家一天，用一輛汽車，就把小鈴子架走了，一去無蹤。末後張老太太到憲兵司令部去問，結果挨了一頓皮鞭子回來，哭的死去活來也是沒有辦法，老年人一氣之後，就出一場大病，不上半個月就一命嗚呼。」

工友一口氣說完這慘酷的故事，一字一淚，大家都聽得呆了。民族的仇恨，我們不要健忘吧！不要祇知道寬恕敵人和漢奸，還要想想老百姓過去的痛苦，不要人民的政府，終久是會傾軋的。記者在安慶近郊，就親眼看見三個敵兵，給三五十個農民捉着木棍，鋤頭追趕，碰了警察跑進隊，才算保全了性命。

第十戰：接受安慶敵軍投降之後，很迅速的將當地敵兵武裝解除，其番號為一三一師團，現

下收容在集中營裏的徒手兵，計有六千餘人。聽
說當局要把這些俘虜編成苦工隊，修築被敵人破
壞的省道，現已由建設廳計劃，第一步恢復立
煌——桐城至安慶的公路。

現在安慶是一天比一天熱鬧起來，記者在四
牌樓一帶散步，兩旁商店，驛犬橫比，店面雖然
都是臨時搭起來的，表面上仍很輝煌；晚上場
氣燈照得如同白晝。馳名的胡玉英出品蠶豆醬和
蝦子腐乳都陳列在棚架上，引起了久離鄉井人們
的食慾。這一帶是臨時商店集中之地，其來源大
致可分為三類：第一種是本來不曾走，留在殘破
不全的屋子裏，擺些雜貨，去敷衍門面；維持生
活，第二種是隨着國軍收復之後，趕在原來被敵
人拆毀了的舊地面上搭一個棚，草草開門。第三
類就是應運而生的伙食店，好像雨後春筍，觸目
皆是。在戰時人們都抱着得過且過的心理，通覺
膨脹狀態之下，誰也不願儲蓄，最現實的享受，
還是吃吧！馮玉祥先生所說的「前方吃緊，後方

安慶近狀一

緊吃」。這是抗戰以來普遍的現象，何況勝利了
更要大吃大喝的呢慶祝一番。

聽說安徽省政府，正在準備遷回安慶，李品
仙主席在軍事旁子之中，接見新聞界，發表戰後
安徽的施政動向，他說：安徽的老百姓，是居於
抗戰最前線，幾年以來，吃苦最深，犧牲最大，
而對於國家的貢獻獨多。現在國土重光，我們第
一件大事，就是要秉承蔣主席宣布的內政方針，
加速完成地方自治，奠定憲政基礎，實行運政於
民，各縣臨時參議會，現正籌備改選為正式參議
會，鄉鎮民代表會，保民大會，在實行新縣制各
縣，原已具有規模，現決定遵照蔣主席手諭採用
統籌方法，限於十二月以前成立各級民意機構。
至於收復各區，按靖為先，復員工作，方在開
始，而有待於第二期的推進。本省今後措施，必
須循民主政治大道力求進步，以確保勝利成果，
期贊中樞建國大計，與民衆鳴鳴盛治之聲，至
戰時軍行法規政令，則已令（以下接第七八面）

新年過完以後，我口袋裏只剩下十二元七毛了，連買一斤肉都不夠；但是我仍到市場逛了一下，買了一隻小雞。回來進了母親的埋怨：「雞太小，一定養不大。而且養小雞也沒有只養一隻的。」我不天說服她的話。她不想想我已沒有錢了。因此我照顧小雞特別仔細。白天放在草地上，沒人看管的時候或是晚上就捉進竹筐裏。聽空掛在樓板上，以防貓和黃鼠狼的暗算。這東西果然替我平空添了不少麻煩，不過我決不送人，也不叫媽媽幫忙。

舊歷年一過，每逢出太陽的天氣就暖和得如春天。那天太陽很好，我獨自出門散步。對角一戶人家門口簇了一大堆人，少不得走過去看看，原來他們在看雞，纔出壳的。蛋壳還留在母雞身邊。一只掉在雞窩外的小雞在太陽裏凍得發抖，被一隻小胖手捧回原處了。那些雞真可愛，茸茸的細毛，淡黃的嘴和腳爪。另一個小孩耷着手指在數「十五，十六，十七，」數了三遍也沒有數

清。回來後，細細看看我的那隻雞，長醜了，已經有了幾片棕色的粗羽毛。但是這是無所謂的，我的雞比那些大，心想氣力不是白費了的。

連下幾天的綿綿春雨，春寒正不減嚴冬。那隻雞凍傷了，死了。我很惋惜這個小小生命的結束，並不是基於一點慈悲，只是我一失拾一個的蛋幻想破滅了。母親笑了：「我說哩，買早了，你不信！」我接着說：「別人的比這個還小，都還是活得好好的！」「別人的有老母親雞尋食取暖。」母親笑得格外厲害了。那種笑不是幸災樂禍，笑我的無知而已。

母親的說話給我如許的感救，也給我悲哀。感激撫育我，教養我的人。難道我，一個已經不算年輕人也渺小得如一隻小小的雞雛嗎？

現在是真正的春天了。聽在樓板下的雞籠裏却有四只小雞啾啾的叫。那是母親買的，母親好像懂得雞也怕寂寞。

廿二年一月十八日在別家溝。

在德國一瞥之後

——司本國女士記 許崇清譯

(原文見美國生活雜誌——一九四五年八月號)

某一天，包柏斯維特向我說：

「我想你最好是到德國旅行一次。」

包柏斯維特在第四步兵裝運團中充任一個班長，是個富於理想的人。我常常照着他的話做事。

「但是，包柏，」我說，「我真不歡喜德國人，我在法國已經看殺了他們，不要再到他們的家鄉去看他們了。」

「我們這一行人一定很有趣，」包柏說，「你最好還是參加罷。」

於是我就參加了。這是一次奇妙的經歷。我在和那些美國軍隊友誼地一起生活的樂趣之中，忘了德國，也忘了德國人。

我們爬進了四四一步隊裝運團的第二公奔號飛機。本來另有一架第一公奔號，但是狄克華爾，

在德國一瞥以後

我們短小精悍的機師，却在戰鬥中打壞了德b號第二公奔號，除了裝載我和陶格拉斯小班三個中尉九個入伍軍人外，還是夠裝一輛吉普車，我們要盡量更我們的時間過得愉快。

在德國境內任何地方，當我去見任何一個德國軍官說我們要十個人的食物，住宿和運輸工具時，他們那種一半驚詫一半惶恐的樣子真是一格屢試不爽的樂趣。正和一位東方土耳其的總督和他的尾巴（鹿從）一樣，無論我們到那裏，他們都一起跟了去，我們從來用不着拿出自己的吉普車，因為這些軍官們造成了如此深的印象，以致每一處地方都供給我們所有須用的運輸工具。我喜歡用「運輸工具」這名辭，因為無字面的意義擴容，我們的確是在被人運來運去的了。

我們終於到了橋來克司，有人引導我們進了

七三

一架飛機，等到那輛吉普推上前面懸起來，機倉的門都關上了之後，我們全體都在機中了，我們就向上飛，飛入那稠密的空氣中了，我喜歡那稠密的空氣。

我們不太高地在美麗的蔚藍的天空中嗡嗡地前進，我們都不眨眼地盡力注視。不久，到了德國了，這時領航員約翰森對倉里的人說這兒就是萊茵河。是的，那兒就是那混濁的萊茵，我曾經在十九歲那年的假期中見過他，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們都非常興奮，而且就在這樣不知不覺之中，我們的飛機停下來了，我們到了法蘭克福了，肚子感到異常飢餓。

我們被人熱烈地接待了，那些「孩子們」要我和他們一起吃飯，我接受了邀請，伙食非常豐美。然後經過了許多的談話，這在軍隊中是不可免的，照像和簽紀念冊。我們有了車輛，我們都去參觀德國。我們曾在空中看過了他的被毀的遠影，現在又到地上來着他的被毀的實情。那真是

毀得很利害，但我卻沒有興趣去看，因為以前我在法國已經看見過很多被破壞後的城市了。但那些人民卻很奇怪，都穿得非常之好。難道他們是因為沒有別的東西穿，所以把他們最好的衣裳都穿出來了呢！或者在法國人知之甚給的格言，所謂「穿你的舊衣服，把你的好衣服留到將來穿」之說，他們都不知道呢？或者更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舊服，同時也沒有工人，沒有人正用他們的手工作呢？這些事把我弄糊塗了。

我發現他們都偏開了腦袋，避免去看那些往來不停的英國士兵，後來有一次，當我們全體下車去看一件東西時，我才開始覺得他們都正注意陶格那斯小姐和我。有些人臉色蒼白地跑開了，另外一些則憤怒地望著我們。起初，我有些兒尷尬，後來我想起了，也許因為我以普通婦女們的資格和一群兵士在一起被笑話，實則我們這還是第一次，他們開始知道將要有成千的平民前來，就不過和我們一樣來著。而己。德國人終究是相

信軍隊的，軍隊到底是軍隊，命令是征服者的軍隊也好；但是民衆們，一些普通民衆們也要來，啊天啦！我想這也許不過是我的想像而已，但後來有幾個孩子們也說想到了這點。後來到了我回到巴黎的時候，我將這些意思告訴我那些法國朋友們，他們都說我想得不錯，因為這種情緒同樣在巴黎發生過，占領軍本已相當使人討厭了，但到了德國人的家眷們開始來巴黎的時候，更深深地刺激了法國人的心靈。平民是比任何軍隊都更使得被占領區域里的人永遠記得的，並且對他們加倍發生沮喪的。

我們開着車子到處逛了一轉，每個人都告訴我，德國人似乎都吃得很好。是的，在某意義上這話是對的，但是以一副在占領區受了四年訓練的眼睛來看，我發覺那些男人們的衣服都不大合身，都嫌太大，似乎是掛在身上一樣，女人還看不出什麼來，孩子們則有一點點，但正和我在法國發覺的一樣；凡是三十歲以上的男子們最

在德國一瞥以後

先顯出營養不足的色象來。我看見這種情形高興嗎？哼！是有一點點。

我們又起飛了，經過萊茵河到柯倫去，我們在柯倫上空低低地飛過，發現那兒的機場失去了效用，所以繼續飛往柯倫茲，但那兒的飛機場也不能用，所以我們只得飛回法蘭克福。柯倫是我們所看見毀壞得最利害的一個城市。這是很自然的，當然，這應該是很自然地說起一所房子是有個的屋頂的，屋頂在某種意義裏，該是房子最重要的一部分——在四壁之中，屋頂之下——然而這兒却展開一個整個的城市沒有一個屋頂。這兒有一所教堂，但看上去那樣脆弱，似乎誰都可以用指頭戳穿他或推倒他。

第二天早上，我們離開法蘭克福而往沙羅堡去。那兒我們受到了非常殷勤的招待，我們去拜訪希特勒和戈林，那就是說，他們的住宅和他們盜來的寶物。

當我們進了柏赫司該登之後，出乎我的意外

七五

，也出于大家的意外，這樣一所避暑的園林既不僻靜又不神秘。我們馬上走到了那間用做臨時收藏戈林那些藝術品的屋子外面，誰知道這兒發生了一點小麻煩。因為只有軍官們才可以進去，而在這一軍人對於油畫真真有趣的，却僅僅只有一個伍長，幸而到最後我們終於獲得了准許。

看見這許多油畫是非常令人興奮的，但却與戈林沒有什麼特殊關係，因為這些藝術品之中顯不出什麼屬於個人的好尚興趣，他顯然有些很好的顧問。那唯一可以顯出他個人的好尚興趣的，只是那大輻的山水畫。是的，這是非常令人興奮的，正和開一個陳列館而發覺其中的畫沒有一張陳列得內行的一樣。有一些很有趣的法國油畫，却根本沒有一幅是意大利的。很能令人興奮，但奇怪，却並不是因為戈林的收藏，而只是因為那些堆在地上靠着牆頭的油畫而已。

後來我們又都爬上我們的運輸工具了，那就是說我們的車輛去拜訪希特勒了。令人興奮的是

別的房子都被炸毀，而希特勒的却没有，曾經幾燒過却没有傾圮。當陶格拉斯小姐和我很舒適而隨便地坐在希特勒洋台上花園式的椅子上時，發現在那方曾被希特勒用以統治過世界的夫實子後面，有一羣美國兵正在作樂，我們的孩子們這樣毫無顧忌地在作樂，我還是第一次看見。他們遺忘了他們肩上一切的重任，成了昏昏沈沈的糊塗蟲。這一切真滑稽，真太滑稽，不僅是滑稽，簡直還有點豈有此理，但却同時又是如此地自然。我們一起像希特勒從前指過的一樣，到處指指點點，但大部份當他們爬來爬去的時候，我們只是靜靜地坐着。然後他們就開始搜尋紀念品，他們尋找照片和一些愛克司光的片子，他們相信那是希特勒某次遇着謀刺後照的受傷的臂膊。我所想要的却是一具輻射器，希特勒有許多華麗的輻射器，但那裏却有一只孤另另地似乎沒有人注意。然而一具輻射器，一具龐大的輻射器，究竟有什麼用途呢？他們問。把他放在台階上，在上面發

一些花，我說。但我們的勇氣却不能和牠的重量相等，所以我們只能憐愛地仍想留下來並不帶着走。我們到處玩過了，天也晚了，我們才下山了，這天就是這樣過去，這是奇妙的一天。

我們又向海德堡出發了，但快地到了慕尼黑的上空。一個人也許會以為每一個破壞的城市和任何分一個破壞的城市看上去都是一樣的。但實際上不然。慕尼黑所有的廣場，花園和運動場以及亭一樣東西，似乎都不完全是被破壞了的，而是年久失修了的樣子，似乎有幾年沒有人住過一樣。海德堡却不同，更有牙道，除了一片古老的城牆外，似乎別的東西一點兒也沒有留下，不過那兒的印刷工作却仍然繼續未停。後來我們在曼茨着陸了，接着再飛轉到海德堡去，到的時候是下午兩點鐘，我們都非常之餓。我們受到非常有禮貌的招待了，甚至破壞了一切軍隊的紀律，在下午三點鐘吃起飯來，那餐飯吃得很舒服。

在德國一瞥以後

海德堡是可愛的，從前我進大學時，在一個假期中在經過過一次，而現在竟像沒有什麼變動。我們駕着車子在城中遊行，到處滿是恬靜。居民似乎正過着他們正常的生活，沒有任何特殊的情緒，和沙波堡的情形相同，並沒有法蘭克福所表現的那種，自然，這兒是不會有的。

那天晚上我去和士兵們聊天，聽聽他們的意見。我們都非常激動，使得那位送我來的山蒂去尼士去。雖然我不敢把他的部下們的心情弄得糊塗糊塗。但是上帝，他們的心情為什麼不轟然轟然一點呢？我們難道要和德國人一樣，怕情思着亞利安人才是我們看去的種族嗎？你也许喜歡我們。我們本是一個混合的種族，但却有一個共同時間。我很生他們的氣，他們承認他們喜歡德國人被任何別的歐洲人更多一些。

「當然，你們會這樣的」，我說，「因為他們們愛你們？他們應該從你們的而別的國家如果不喜歡你們，他們敢於立時說出來，你們自己根本

七七八

就沒有打算和他們合作，當然，這是很自然地，如果他們不喜歡你們，他們就表示出來。但德國人却不然，他們不喜歡你們，却仍然歡迎你們，這種狗東西！我說我可以和你們打賭，到七月四號時，他們一定會把我們的旗幟掛起來，而所有你們這些小孩子都會被他們阿諛死。真的被阿諛死。我沈痛地說，因為如此，你們必須再打一次仗！」

「算了吧，」其中的一個說，不「我們終於是站在頂上了」。

「是的，」我說，「但世界上還有比頂上更危險的地方嗎？你們難道忘記了一個國家不能沒

(上接第七一面) 主管官廳處，整理裁併云云。吾皖民來自家鄉淪陷以後，流離顛沛，憂患備嘗，現在漸從外面回來，在「勝利日」就聽到中央宣布要運及於民，實行地方自治。本省享主席發表治皖方針，則是限期成立各級民籌機構，

有朋友而生存？你們必須多多去了解別的國家，這樣你們才能和他們做朋友。努力一點吧，看清楚這究竟是一回什麼。」

我們都變得非常激動了。他們遞一杯白蘭地給我，但我不會喝酒，所以他們給我找了些葡萄汁。他們拍拍我，要我坐下。結果就這樣散了。

第二天下午，我們回到了飛機場，那兒正下着暴雨，而我們就這樣，全程都在高空雲層之上，很快地飛了回來。我們很輕鬆地降下來，狄克把飛機平穩地着了地，這兒我們回到了我們出發的地方，和那一羣孩子們在一起了。

循着民主政治大道邁步前進。這真是吾皖三千萬人民的福音，同時也是全國人民的福音。但是大家要知道，自治要自己努力，民主要人民覺悟，安慶不能慶安，每個老百姓都有責任的。(雙十節寄自安慶)

半年

住屋的矮簷準對着一脈青山。以一個本性不安的。但是有什麼辦法？我不得不學會一些鄉下人式的娛樂：種菜，養雞，釣魚……不瞞你說，菜剛發芽就被雞吃了，雞又瘟死了，魚更沒有釣到過一條。一事無成更怏怏不歡。試試寫作，又嫌它灰色，撕的撕，燒的燒，終於不留一個字。鄉人用奇怪眼睛瞧着我，好像是問：「這個人整天幹甚麼？」「我是養病。」我默默地自語，自己也覺得可笑。

不久以前，我不能起床行動。除了兩只眼睛還算有用外，什麼事都不能做，所以我只好天天看書。起初看雜誌，多半是抗戰文藝，看了覺得自己太不中用，我無力奮鬥，十分慚愧。後來就改看紅樓夢。有一晚看到黛玉臨死說：「寶玉！你好——」正因為燈暗字小，湊着火，却不料燒

半

年

去了我一撮頭髮。

慢慢地我可以起床了，屋外的世界大得那樣古怪。然而我祇看中兩樣東西：東面一座古墳；西面一柯桂樹。而且我沒有看錯了它們。有一次正是深秋落葉的天氣，我坐在墳頭上晒太阳吃花生。看見走來一位老人，我看得出神，但也辨不出多少年前他曾年青過，那一臉的鵝紋說明了他不少人生經歷，這種經歷是小說遊記裏所找不出的。這回事給我印象很深。

對桂樹下去玩，多半是有月光而又沒有風的晚上，那地方較高，可以望遠。我發現了兩盞雪亮的燈活像眼睛，我像個剛出世的孩子那樣喜歡燈。本來霧裏的燈火是迷離的。常常設想：站處是長岸，低處是海。船上掛了燈，扯起一張風帆在黑夜裏航行，慢慢地駛近駛近。戴來的却是一

拙夢。

七九

西 數

天冷了，冷得厲害，藏在屋裏燒了盆炭火。一回，祇有一回，在火爐上燒去了積年累月的信。然而我燃光了四條的門；那些深深淺淺的朋友，到邊或走沒有到邊的地方。燒完，我感到了寂寞。

因為祇來不計算日子，除夕來得這樣突然。可惜我已不是小孩了，沒有花炮放，也沒有新衣服穿。但是我將我的絨絨棉鞋削得留一點灰，陰曆市長衫來待穿。來客居然不少，着實熱鬧了一下子；終於也還是把熱鬧帶走。但是城裏的來客給我不少的感興；她們時時的談吐，優雅的舉止，真使我吃驚不淺；尤其是美麗的捲髮和巧妙的皮鞋式樣。原來自鳴得意的紅絨棉鞋也只合這進歷史博物館去了。偶然換換頭，日前被燒去了的那束頭髮也長出來了。

我沒有放棄新年的狂歡，可是狂歡壓不住我半人半鬼的臥聽一夜北風的悲涼。

歲末了，黑夜就算今年。這洗臉水的人說下雪了。真的，窗簾裏露出青青山是白的。我的興致特別好，一骨碌兒推開了門，地上一點積雪也沒有。真無味，天又太冷了，不如重新鑽入被子舒服。幸好有人請我吃包餃，不然今天真難得再起床。

出門作客了，滑竿載着我在曠野裏旋轉。風雷刮痛了臉，我的感興是異常的。太久沒有露過風雷了。記得我初到此地正是綠草遍野的盛夏，而今却是兩重露露了。能不吃驚歲月如流嗎？半個半個年一過，個年別人加大了一歲，但是這半個年我卻加了一把兒。我該比我的年齡太多了。時光却過去了，去時青雲給我健康嗎？不，它還裹我在柳下養氣和種菜。其實我早已不喜歡養氣和種菜了。唉！

辛酉年二月初二深夜在劉家溝。

有	所	權	版
載	轉	准	不

南強月刊創刊號

本期零售一百二十元

發行人 李維城

重慶林森路聚興誠銀行

編輯人 李青厓

重慶漢渝公路柏樹林梁家院子

印刷者 中農印刷所

重慶李子壩正街九十九號

總經理處 上海雜誌公司分店

重慶沙坪壩正街六十八號

錦華湘繡公司

本公司所出精美湘繡，歷史悠久，馳譽世界。曾以精繡羅斯福總統肖像在美國芝加哥博覽會屢獲特等獎狀。現由湘分設重慶五四路，備有各種藝術品，及善壽禮品，廉價出售。值此耶誕節近，用以贈贈盟國朋友，既可增進兩國邦交，且足表揚東方藝術。

總公司：長沙黃興路司門口
 分公司：上海三馬路畫錦里口
 重慶五四路五十七號

本刊已在汪精衛社會局轉呈內政部備案供批中

建業銀行

實收資本五千萬元

辦理商業銀行

一切業務

行址 重慶民族路一一七號

電報掛號 六二二八

電話 四一五九四

四一四一六

分行 重慶 成都 長沙

夏子定治印潤例

牙章四字以內每方肆仟元過此每字加八百元
 石章四字以內每方叁仟元過此每字加五百元
 點畫不應 劣石不刻
 過大過小另議
 七日取件
 收件處 民族路一一七號建業銀行